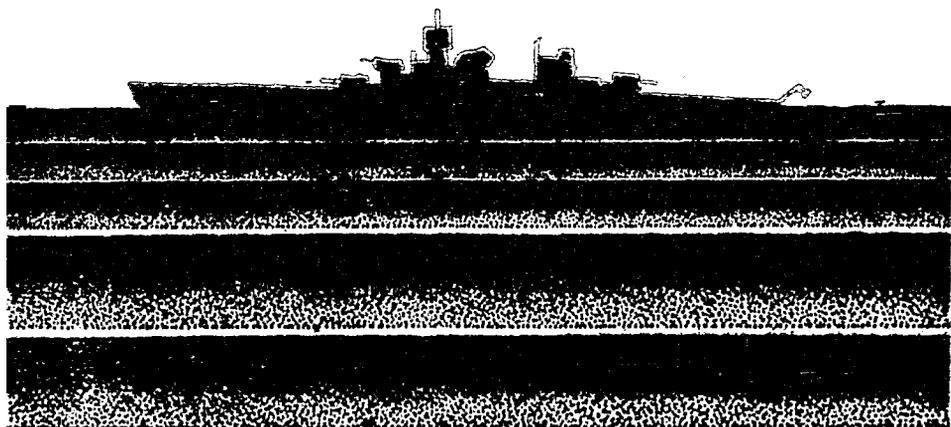


編主明冠蘇★書叢說小年青新

海之世界



行印館書印幼慈門澳

海底三傑

新青年小說叢書之八

傑 三 底 海

著 西 靈 普

譯 鋒 梓 伍

(集全卷下上)

慈幼印書館出版

目錄

上卷 海底牢

一	霍亂.....	七
二	『我是誰』.....	一一
三	覆沒.....	一六
四	禍難的根由.....	二二
五	危難下的掙扎.....	二八
六	怎樣死去.....	三六
七	萬能的金錢.....	四一
八	爲生命而奮鬥.....	四八
九	打撈『施利奧』的設施.....	五五
十	空牢.....	六一

上卷 海底牢

一 霍亂

公元一八九二年，九月五日，法國海軍司令拿利羅烈在停泊於比利烏 (Beloe) 的艦隊中一艘名叫古爾星號的一級巡洋艦上，舉行隆重的宴會。

依照古希臘的老例，每逢有外來的艦隊到埠停泊，當地必熱烈的舉行歡迎；因此新來停泊於比利烏埠的法國艦隊的大小官員，整個星期都爲應酬的工夫而忙個不了。

該埠適值停駐有兩隊三級炮艦：一隊扯着俄國的旗號，一隊扯着西班牙的旗號；彼此以譏惡的態度競向新到的法國艦隊表示歡迎。然而法國艦隊的答禮，其隆重也殊不落後的。那位備受恭迎的海軍司令拿利羅烈，在應酬上真是有點應接不暇，要是逐一答謝，是多麼費時費事，因此他特意預備了一個空前未有的盛宴，招請所有的賓客，歡叙一堂，表示謝意。

古爾星號的甲板上，改裝成一個華麗的舞廳，艦面覆上一張絨織品的蓋頂，兩旁垂着雅緻的短柱。燈絃上，四圍懸着萬國旗幟，旗上還加擲了許多法國的凱旋式紀念品。廳的正中吊着一盞用無數鎗枝交搭成的「萬頭燈」，把廳堂照得輝煌奪目。炮塔上蓋滿青綠的樹葉，葉上點綴各色生花，幾盞閃亮的青銅大炮，就在花葉的掩映之下探出頭來。除了這些武裝的傢伙外，那幾座炮塔裝成無異是一所陸上宏偉的樓臺。甲板上，以彩色的麻布裝成一座山洞似的大廳，相連着那美麗的舞場；這是宴會的大廳，裡面佈置得十分講究，四

周的光綫，溜過燈前的三稜鏡時，使全堂閃映着帶有美術性的光彩。設使招待員失去了兵士們慣有的粗豪態度，炮塔上除去了那些伸出頭來的炮身，誰會知道這是一艘雄偉的戰艦，會轟殺過不少敵人的性命呢。只要牠的政府發下一個急令，艦上的大小官員立即不敢怠惰失責，而那活動的大炮，便要顯出轟殺敵人的本能，艦身却要四方環顧的左右驅馳；那末在交戰當中，艦面隨時都有被摧毀的可能，那面正在高空飄揚着的法國旗，也隨時會被鎗彈弄成破布樣似的東西。這樣的事，在快樂當中，誰會料度到呢。古爾星號艦上的賓客，每個人都按着音樂的調子去跳舞，有誰會留心這種帶着哲學意味的思想呢。艦上的將校士卒，絲毫不肯錯過這個難逢的宴會，像這樣的娛樂設備，實在出乎一總賓客的意料，他們雖然縱情作樂，不過對於賓主間的應接，却無不嚴守禮法。

艦上的舢板接駁不絕，被邀請的賓客，可說得絕無推却，擠擁的情形，幾乎使艦面塞個水泄不通。

拿利羅烈同屬下較高級的軍官都忙着接待來賓，因他措辭得體，態度雍容，使各來賓適意異常。

拿利羅烈為人巧慧，善於交際，他忙了整個鐘頭，已感到疲勞了。他想來賓也該到齊了罷。不錯，這時正是最後的一個來賓踏上艦來，他是一位超卓的人物；司令見了，連忙趨步上前，張開雙手，表露出一副陪笑的臉孔，對來人招呼。

『親愛的領事，怎麼這時才到？』司令以一種友誼的口吻發問。

『不錯，』法領事答。『剛才接到一個緊急的訊令，使我不安起來。』

『訊令？可告訴我嗎？』

『不久你便會知道了，並且這事還需要你去辦，有空時再說吧，不便在這時候道破，省得打斷今日的歡樂。』

『究竟是什麼？難道有外交的難題發生麼？』

『司令，這事雖然不是直接的屬於外交，可是看來也頗重要，卑羅多（Bertrout）已流行着霍亂……』

當二人正在盤旋旁對話的時候，炮塔後面也有兩個并肩而坐的超卓人物，他們正在互相低聲談話着。

一個名叫佐治·地馬利，是一位艦長，約有二十八歲的年紀，粉紅的臉孔上，除了表露威嚴之外，還罩上一層無精打采的神氣，似乎他心裡正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煩惱；同坐的一位，年紀較長，身上穿一套簡潔的禮服，絕無一點兒裝飾物，他的神態是高尙的而且顯着有剛毅的意志，只要一看他那深黃的鬍子，與半白的黃髮，很容易便知道他是一個英國人。

他叫夏榮·若翰·湯森，是一位博物學家，會寫了好幾本海底植物的鉅著，很博得科學界的推崇，王后還贈他一個子爵的榮銜，他於是一躍而成爲貴族派的人物。在比利烏他有一艘新式的小遊艇名叫印榮斯多號，有航學學識的人，無不稱美這艘遊艇，牠大約有八百噸，裡面的裝置，異常完備華美，有私人的圖書室，有博物儀器室……等等。

佐治艦長是博物學家的姪婿，因與夏榮有戚屬關係，兼且又是一個有爲的人物，所以很得他的寵愛。夏榮在本國探知法國艦隊在比利烏停泊，爲想同自己的姪婿會談，便乘自己的遊艇，橫過地中海而到比利烏來。那位愁容滿面的佐治，結婚後只有六個月的光景，便被委任爲施利奧艦的艦長，這是法國艦隊中一艘六百噸的傳令小艦。佐治並不是爲職責輕微而憂悶，因爲艦長是艦上最高的長官，以下有一位參謀長，一位助教軍官，一位軍醫，藥劑師，和三十多個品級不同的海軍士卒；操持艦上的職務，與一切大艦並沒有半點兒差異，而且他素來有這個主張「寧作小鄉鄉長，莫作羅馬首相的人」。他所憂愁的全是爲着要遠離自己的愛妻，和快樂的家庭生活。

夏榮先生在這個宴會中，千方百計的寬慰自己的姪婿：

『歡心吧！親愛的佐治，相信再過三個月，你便可以回家了。三個月的時光，是多麼的快過，那時彼此

相會，將會使她何等的快意。我相信你們的愛情，比以前還要來得濃厚百倍；你聽我的勸慰吧！我是一位習慣海上生活的人，對於這種心理是認識得頗通透的。」

「你說的對，不過老實告訴你，我每想起她和我那個可愛的姪兒，共同在華麗的大廈裡下棋消遣時，我心裡就十分的難過，我已決意放棄三年後的擢陞機會了。」佐治答。

忽然有一位高級的軍官走過來，招請他們去同桌對坐。誰不喜歡高級軍官的邀請呢，他們還禮以後，便向着一張有四個座位的方桌走去。

當舞樂停奏的時候，有一位校官，迎面走來。

「艦長！」這人說。「司令請你馬上到司令室去，你就隨我來吧！」

佐治表露出異常驚訝的神態，隨着這位將官，穿過了舞廳，走到司令室門前停了步，等待將官的傳令；那裡有一位水兵，拿着長鎗像木鷄似的守衛着。

海軍司令露出一副焦急的神氣，正和法領事談論着。

「親愛的艦長！」當法領使步出司令室後，海軍司令對佐治說。「近日卑羅多霍亂流行，當地的僑民死亡甚衆，我們有責任設法幫助他們，領使已使人準備一切應用的東西了，你馬上運載上艦，各事妥當以後，我打發四位軍醫和兩位別的醫生跟隨你，你須從速準備，命令一下，馬上便要啓行，到了那裡，可全照你的計劃做去，不過切勿自陷入險境才好。」

「是，司令，我馬上便去準備。」

「艦長，這事直至明天仍須守秘密，我誠心祝福你！」

五分鐘後，佐治便向夏榮道別，雖則對方斤斤追究，可是佐治半點兒也不肯吐露。

「親愛的叔父，明天在施利奧艦上，我才告訴你罷，你喜歡在我的艦上逗留一晚嗎？」

「好。」
說罷，二人便一同下了一艘郵船。

二 「我是誰」

當古爾星艦上舉行宴會的時候，大約有十個施利奧艦的水手，三四個俄羅斯炮艦的水手，和兩三個西班牙炮艦的水手，在比利烏市上徜徉着；他們對於陸上的空氣似乎比海上的更喜愛一點。

三班不同國籍的水手，雖則互相不能以言語達意，可是半點也不妨礙他們的友情；這種巧合的友誼，屢次把「盧布」、「法郎」與及西班牙的銀幣混合着送到酒吧去。

他們當中的一個，被衆人推舉爲領袖的，他名叫若翰·哈哥活。

「我出生在法蘭西，摩比亞省 (Boulogne) 泌利士鄉；這鄉很近毛斯勒鎮，而這鎮又與哇士定泊城只有兩步遠的距離。」他以一種護照式和特有的神氣對俄羅斯的水手們作自我介紹，對方立即驚訝地向他行禮，那大概是完全明白了他所說的吧。他見自己爲俄人敬仰，便再向西班牙的水手們陳述，他們聽了首領的自我介紹，也不禁嚴肅地行了一個九十度直角的鞠躬。

若翰·哈哥活，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健漢，棕色的臉孔，一雙短腿，靈活異常，他屢次自傲的說：「我在海上生活已有八年的歷史了！」這算得什麼呢；他唯一的慾望，是想將來購得一艘小汽船，過着捕魚的生活。他有着一種胡鬧的見解，以爲陸地是專供人們隨意遺興的地方，所以常常做出種種胡塗荒唐的事情，以致招受衆人的譏笑謾罵甚至警察的干涉。所以他雖然天生聰慧，會受過高等教育，比起他的同伴來，有如德立

雜拿，可是他至今還不過是一個二等的水手罷了。

讀者諸君，請看他的特殊來歷吧！

若翰·哈哥活，未做水手以前，他在本鄉泌利士居住；同鄉有一位年老退休的船長，會度過五十多年海上生活，是一個富有學識的人，他熟習古典文學，和種種的鬼神論。他曾釋譯：賀爾治塔（Oratio）賀米羅（Oratio），等希臘的名著。他知道若翰·哈哥活是個出衆的孩子，便把自己所有的智識盡量傳授給他。這個聰慧的鄉童，對於船長的教導，也很有心得，除了書寫之外，一切都有長足的進步，尤以鬼神論更爲熟習。當他爲人問到美洲的發現史時，便要張口結舌，無言可答；然而當他講述古代的神話，却又像是滾滾的河流似的，絲毫也不會記錯。他最喜歡講尼甫東（Neben）海神，祂會說過一句「我是誰 *quis ego*」的口頭語。若翰·哈哥活每遇到別人諷刺或譏笑的時候，也守着自己的慣例回答：「我是誰！」所以衆人都稱他爲「我是誰」了。

我是誰是一個熱心愛國的分分子，他最大的仇敵就是英國的海軍人員，每當遇見他們的時候，必定找些事故來向他們挑釁的；雖然那點事故小得不足道，他也會狡猾地擴大起來，以致鬧出激烈的場面。對島的水兵，與我是誰衝突的次數，真是計不勝計了。他們雖然不可謂絕對沒有勝利，不過吃虧却居多數。我是誰有一種暗腿的絕技，別人受他一脚，即使不致於喪命，至少也要躺在床上休息好幾天。吃過這味苦菜的英國人，都十分詫異我是誰的神技，因爲他們在交鬥上唯一的手法，只是拳，角力，何曾會用到我這暗腿呢！

現在就把我是誰的胡鬧行爲，約略在這裡介紹介紹：

一年以前，他在菲律賓羣島卡威地埠上一所酒店裡，與一個奇偉的薩格爾水手發生劇烈的衝突。起原不

過是我是誰提起手杖輕輕的去騷擾那個坐而不動的蘇格蘭水手一下，那雖是一個很微小的侵犯，却竟然引起雙方劇烈的爭鬥來。那個痛飲着啤酒，吃坐不動的蘇格蘭水手，一受到外來的侵犯，像彈簧似的跳起身來，躍到我是誰的跟前，舉起水壺般的雙拳，好像擊鐵似的打在我是誰的背上，我是誰一動也不動，讓他打，待那個忿怒的蘇格蘭水手，打得極其疲乏，正需要作幾分鐘呼吸的時候，我是誰才突然很閑熟地躍起身來，左手揪着對方的陶，右手又住他的頭，使他仰首向天，隨又提起桌上的蜜糖瓶，覆在那個正要呼吸的蘇格蘭水手的頭上，還以一句拉丁古詩句諷刺他：「蜜糖這樣甜，怎麼蜜蜂還不成蜜糖呢！ Sic vos non vobis melificatis opus！」

雙方同行的朋友，都上前勸解，這場爭執才得寢息。但那個被辱的蘇格蘭人，氣憤得悻悻然發誓起來，不特要對我是誰報仇，就是所有的法國人，都要成了他的仇敵。

這一夜，我是誰爲要顯顯自己的本領，便致請俄羅斯和西班牙兩國的水手朋友飲酒。他要到藥房買一種開飲料的藥品；途中，他買了十多枝洋燭，打算來一套惡作劇。買過藥品之後，他把洋燭點上火，放在藥房的門外，便喚同行的朋友馬上逃走，他們全不明白我是誰的用意，只是瞪跟着他走。藥房的主人和夥計，與及附近的店舖突然看見了這陣強烈的火焰，莫不恐駭失常；當警察跑來的時候，該地的秩序，更顯得混亂。這時我是誰同他的朋友，已入了一間熟識的酒店裡，這店的店主，是個寡婦，名叫隆望·巴士刺，這間酒店的顧客，多是外國的僑民。當外面鬧得亂闖亂的時候，我是誰在店窗上眺望著，洋洋得意的敲着掌。

隔着幾步的一張桌子，圍坐着五六個黃髮強壯的醉漢，各人身穿著一件藍色的制服，領上綉着幾個紅色的大字：「英國印榮斯多遊船。」

我是誰初時對這班醉漢全不注意，因為他正出神地混合著一種五味酒，他造這五味酒的原故，一面爲了增進朋友們的誼情，一面爲要麻醉目前分別的痛苦；他們的友誼雖則只有兩個鐘頭的過程，可是在他們的態度上却顯出認識了許多年的樣子。當五味酒開始發泡的時候，有一個法國水手暗暗的通知我是誰，那邊的醉漢有着仇視態度。不錯，他們耳語着的神氣，是很令人猜疑的；他們當中更有一個，從原來的位置上轉移了一個九十度的直角，用一雙敵意的眼睛釘着我是誰。

我是誰聽了他的朋友的通知，馬上放下混酒的木棒。

「看一看！」他揚揚得意的說。「這是一個有趣的巧遇。你們看見那個獼猴王麼？他張着閃閃的大眼睛，好像想把我分成四開似的；我曾經在菲律賓的卡威地見過他，那時他會濫用過多量的蜜糖呢！」

「有看錯沒有？」他的朋友。

「不，一定是他。喂，紅鬍子的大漢，你還認得我嗎？喂！」

「不錯，我清楚地認得你！」紅鬍子。

「所以，老朋友，請你無用再嘮叨我了……告訴你左右的羊羣，用不着多生是非！」

「再想我打你麼？」那個奇偉的蘇格蘭人，傲然地立起身來，譏諷地問。

「不，漂亮的先生。我之不想打，有三個緣故：第一，這是過失，而且忽忽我飲這種美酒的本份。第二，因爲時候不早了，我們須要趕着回艦。第三，可惜這裡沒有蜜糖瓶，若果你喜歡的話，不妨下次吧！」

所有的英國水手都跳起身來，站在大漢的背後。

「好，All right」紅鬍子冷淡的回答。「下次再來吧，我名叫多瑪斯。不錯，所有的法國人都是胆小如鼠的，你也是一樣！」

這句侮辱的話剛才說完，跟着便起了一陣激烈的騷動，所有的法國人都馬上跳起身來；俄羅斯與西班牙

的水手們，雖則不甚了解，但是明瞭自己的朋友的爭鬥趨勢，所以也躍起身來，顯出準備抵抗的神氣。當時英國的水手們，迎面而來，各人舉起拳頭，向他們示威。劇烈的鬥爭，就快展開了。我是誰在這種騷動的局面中，馬上閃身在朋友們的前面，舉手攔阻着。

「且慢！」他柔和地說。「我同這個好漢是個人的爭鬥，用不着牽連大家，親愛的老朋友，我明白你和我作對是因為我給你吃的甜醬太多了。無須怕！我是不念舊惡的，除了你剛才的侮慢說話，我們沒有什麼要交涉的地方。好，我和你來一個賭賽，我把三個法郎和二十個銅子放在這裡——我相信你，從來沒有過這多的錢。如果一分鐘以內，我不把你的紅鬚子染成白色，這錢我通給你，贊成嗎？」

紅鬚子的蘇格蘭人，面上露着苦笑；他準備了打架的姿勢：

「贊成，看你做。預備了麼？當心！一，二，三！」

「三！」這個口令說過之後，我是誰已經曲腰躍到紅鬚漢子的跟前：兩旁站着的同行朋友，都張着嘴，呆看他怎樣染鬚子。這種曲腰作用，只有我是誰才知道。

不久便水落石出了，我是誰伸拳向對方打去，那紅鬚子也以一種迅速的手法迎架着。我是誰突然把身體縮成一團，伸出那雙粗大的短臂，一把抱着巨漢的雙膝，巨漢便被他高舉在空中。我是誰把他帶到角隅裡一個高而且大的麵粉槽旁，向槽裡一扔，那巨漢便倒頭挿入槽裡；他雖然是奮力掙扎着，可是在麵粉槽裡，越奮力掙扎，腦袋便越向下深陷。我是誰把幾個法郎擲在那個正在呆看着的店主跟前，便從容不迫的和那幾個捧腹笑着的同伴，走出店門。

在店門外，他們聽見英人的咒詛聲，和他們援救在麵粉槽裡的朋友底喧嘩聲。我是誰走過最短的小路，直到碼頭，那裡等着一艘舢舨接夜裡返盪的水兵。三隊不同國籍的水手，互相握手作別，各人都顯着愉快的神氣，因為這晚所度過的生活很有趣。

一個鐘頭後，我是誰同自己的同伴已上了施利奧艦。

那可憐的被拋進麵粉槽裡的多馬斯，給同伴救出來之後，整個上身，都給麵粉染個粉白，他的眼耳鼻喉，都給乾涸的麵粉填塞着；他一味的咳嗽、打噴嚏、狂叫，狂飲我是誰慷慨地留下來的五味酒。他的紅色的鬍子，確已變作粉白了；設使他在槽裡多過幾分鐘，相信便會害出「腦充血」來。

「你們留意我說的！」他對自己的朋友狂叫着。「倘若我繼續有一日生命，我必要設法消滅那艘可咒罵的施利奧艦，與及把艦上所有的無賴的法國人，盡變成魚肚物！這件事我指着我的白鬍子發誓！」

越日早晨，多馬斯接得夏榮先生的命令，駕駛印榮斯多號遊船，隨從施利奧艦起程。

三 覆 沒

法領使與拿利羅烈握別後，便同一位艦上的軍醫上了岸；這位軍醫受了海軍司令的指令，上岸準備一切應用的藥品。

比利烏埠的希米士城，所有的藥房，一接到政府的急電，都從速裝備救治霍亂所需的一切醫藥用具，他們忙得竟不能兼顧門沽的交易。運輸車不絕的把醫藥用品運至碼頭，由水手們搬運上艦，藥品中有各種消毒劑、防毒劑，與及膠布、漆布等。

那位在施利奧艦當軍醫的，名叫賴斯·錫耳顏，他很小心地把各種藥物檢查一番。這位醫生也曾經過好幾年工夫，努力研究霍亂的治療法，他對霍亂的智識，實在深而且博，可是他始終沒有親自診視過染着霍亂的病人。不錯，他常認為這是一件憾事。當法國霍亂流行的時候，他適巧遠行了。他曾撲殺過百次以上的瘧

菌，可是他對於診治瘧疾的愛好，萬萬比不上霍亂症。有一次——他對這次認爲是一件倒楣的事——在他斷金山聽說約哥哈馬城流行着霍亂症，便打算特意到那裡去看看這種對於他是很有興趣研究的傳染病，怎知到步時該地的霍亂症已被撲滅了。

他曾幹過一些類似無聊的工作：不但努力研究霍亂的病原，並且著作了許多治療霍亂的偉論，在醫學雜誌上發表；可是所收穫的，不過是一般醫學士的嫉妬和恥笑而已。

『錫耳顏！』他們輕蔑的說。『噫！他不過是一個極尋常的醫生罷了，連霍亂症都還沒有臨床診治過。』好，他畢竟得着一個診治劇烈的霍亂症的機會了。他不像別的醫生，只發表自己的偉論，只圖博得衆人的推譽；他是一個實踐者，不怕霍亂傳染的危險，決意竭力去救助那些正爲霍亂症所侵害的不幸者。

他以研究經驗的推測，知道政府所預備的醫藥用品，實不敷用，所以親自去設置，運載上艦。他預計到埠時，建設一所實驗室，研究霍亂的細菌。當時，他充滿着愉快，不時的磨拳擦掌，表露出內心的得意。他這次自置的新用具計有：顯微鏡，蒸溜器，燒杯，磁盤；球狀、方狀、片狀各種大小玻璃……他找得一所連接船艙的小室，親自把各種醫藥用具安放在裡面。

錫耳顏確是一個堅忍能幹的醫生。

他的軀體修偉，那張青銅色的臉孔，表露出他是一個慣於在外間生活的人。唇上長着兩撇灰白色的鬍子，烏黑的頭髮中帶着幾根白髮。他約略有四十七歲，常穿着平民的服裝。他不特有淵博的醫學知識，而且又是一位良好的公民，除了嫉妬他的人外，他沒有別的敵人了。

上午兩點鐘，施利奧艦一切所應該備辦的事都妥當了。佐治·地馬利和錫耳顏醫生正在艦上檢查着各種物件的時候，恰與夏榮先生相遇。

「啊！」夏榮笑着說。「一切都裝置好了麼？」

「快了！」

「什麼時候開行？」

「我馬上到古爾星艦上和海軍司令作別，並且聽他最後的命令，相信明天早晨便要啓程。恕我不再找別個時間和你會面了，現在我就和你作別罷，並且還要託你代辦幾件重要的事情：這裡有幾封信，請你交給我親愛的家屬。人是不能預料未來的事的，對麼？況且到這樣危險的地方，那處更難料度了。」

「那有這樣的事！」夏榮先生高聲叫着。「我雖想當這個死亡訊息的傳達者，但要……」

「要什麼？」佐治搶着問。

「我要同你去，講真一點……我要跟隨你們。」

「到那裡去？」

「到卑羅多去。我想，一個具有慷慨心的英國人，是不能離棄那有禍的法國人的。在卑羅多，也有許多英國的僑民，我早已使人備辦一切應用的藥品，運載到遊船上。……老實說，我購辦的藥品自然比不上你們那樣多，爲的是你們完全收買了；本來我可以先行購買的，但是消息是從你那方面傳來，假如我這樣做，良心上也過不去。現在只要你許可，我便使印榮斯多號遊船跟着走。」

「真的麼？別開玩笑吧！你須知那裡是危險地帶，若果你驅使你的下屬，陷入死亡去，你的良心過得去麼？你想想吧！」

「我已經考慮過了，講到我，你無需替我掛慮，是我底良心驅使我跟你去；至於我的下屬，我聽他們自主，絕無絲毫強迫。如果他們肯隨從我，我就發給他們雙倍的薪金；若不願去，我可以資助他們返回祖國。不過在二十多位下屬當中，只有三個不願去。所以此行，我在仁與義方面，是沒有可愧的地方。」

「我親愛的叔父，這樣，就隨你的主意吧。」

「而且，我還是個獨身者，設使我不幸爲霍亂所侵害，也不會發生什麼枝節。」

「我們未必會有意外的，」一逕守着沉默的醫生高聲搶着說。「我們得到拯救禍患中的人，是多麼快樂呢。前途怎樣，自有造物主安排，何須我們掛慮？」

這番突如其來的偉論，使夏榮先生不禁驚訝起來，而使佐治覺得忘記了介紹他倆相識，於是馬上給二人介紹，使他們熱誠的握着手。

「好！」佐治·地馬利怡然地說。「親愛的叔父，我們在卑羅多埠再見吧。我這回是爲法國人，而你是爲英國人，……」

「我呢，」醫生說。「却是爲全人類。」

這艘六百噸的小艦的裝構，只求其速率，不在乎載運貨物。牠的四周裝着很厚的銅板，長雖有四十二公尺，而濶不過是七公尺罷了。牠的推進器只有五百匹馬力，而速率每小時却可走十七海里。

艦倉下共分七個房子，裝置上都很有鞏固，每個房子的頂，都設有一面鋼板，樞紐處富有彈性，可以自行關閉。即使有一個房子受毀，也不致阻碍艦的行動。武裝方面的設備却很薄弱，只有六門八寸口徑的小鋼炮罷了。

印榮斯多號是一艘八百多噸的遊船，牠除了用蒸汽行駛外，更可以利用風帆來增加牠的速率，牠的推進器比施利奧與奧艦的還好，雖然是這樣，牠的速率却不及施利奧艦的一半。這艘遊船裡面的裝置，在前面已經略介紹過了。

施利奧比印榮斯多來得活潑一點，牠是一艘堅固快捷的小艦，在兩者之間的人事感情上說來，本當並駕前進的，不過施利奧爲着責任底重大，不能不開足馬力，所以過了不久，牠們就相隔很遠了。夏榮先生雖然知道自己的遊船比不上施利奧艦，却下令開盡速率，可是始終趕不上，除非牠遇着西北風，展開大帆，才可

以與施利奧艦並駕齊驅。

七月七日晨早啓行，直至當日的正午還是一樣的緩航着。那時天氣很好。施利奧艦的航線位置，在北緯三十六度二十九分，東經二十三度三十二分。佐治·地馬利利用了早膳，在艦面同參謀長、錫耳顏醫生閒談幾句，其後，佐治便和錫耳顏跟着二位事務員下艙去觀察各物件的位置。艙內的物件在先沒有一種適當的編佈，當海浪搖盪艦身的時候，便有把一切的物件推移於一方的危險。雖然佐治可以命令一個下屬把所有的東西從新安置妥當，但是他有一種特殊的性格，凡事須親自處理；而且在艦面的參謀長，又是一個忠誠的軍官，很得佐治的信任。一位靈活的水手，隨後跟着下艙，就是哈哥活；他拿着一枝手燈，經過兩所堅固的艙房，便見佐治·地馬利那個房中的幾十個鐵桶已斜傾着，若果外面的波浪翻騰時，那就很容易翻倒。這是極危險的事，而且在不久便會實現的，因為每個鐵桶都受着很大的搖動。不過，要再把這些笨重的鐵桶重行安置，在時間上和環境上都是不方便，所以不得不另設辦法。他們決計要用木板把鐵桶的間隙填塞好，減去牠被搖動的可能，希望藉此避免這個迫在眉睫的危險。那位本來呆立着的事務員，便即行受令到艦上去找尋繩子；當他上到艙面的時候，恰巧遇着助教軍官迎面而來。

助教軍官到了艙房後，向佐治艦長說：「艦長！參謀長派我來報告風向突然變了正西，在這個季候，實屬一種少有的現象。現在我們已在濃霧當中，參謀長恐怕會發生意外，所以把速率減低了。」

「不錯，這個季候有這樣的氣象實屬少有，你回報他立刻停止航行，並發出警號——把船上的燈開亮。」

「燈早已亮了。」

「好，我把所有的鐵桶安置好後，便會到上面去。」

助教軍官退出了艙門還沒有兩分鐘，佐治喃喃自語說：

「不對，這些工作可由事務員代辦；醫生我們跑上去吧！」

「倘若艦長許可的話，我却樂意留在這裡親自檢點各種東西，倘若一兩個鐵桶倒下來的话，那些玻璃器皿，便要損壞了。你說對嗎？」

「隨便罷！」佐治說。

佐治隨即登梯上艦面，到艙口時，正想拿住那條助力的繩子，忽然來了一下極大的震盪，好像把他的脊椎骨和內臟都震壞似的很迅速的被拋下艙去，怎知恰巧跌在那個正在專心工作着的錫耳顏醫生身上，二人相繼倒在地上。當時艙內的鐵桶好似要倒了，一個正撞在醫生腦袋上，使他立時暈過去。佐治也早已昏暈了，活潑如猴的哈哥活，連縱帶跳的閃着，才避了這個震盪的危險。他馬上爬上鐵梯，高聲呼叫着：

「救命！艦長受傷了！」

他又回轉身跳下艙去，撥去蓋在兩人頭上的零碎東西。抱着艦長的腰，擱在背上，急步上梯，他盲目的不知艙門在受震盪時已經關閉了，又因為他跑得太快，竟把腦袋撞在那面堅硬的鐵板上。

「喂！你們呀！」他獅吼似的叫。「你看，真是一個沒趣的把戲，喂！上面呀！倘若還不開門，電快要燒死你們，雷快要劈去你們的耳朵，火快要消滅你們！」

他差不多把整個肺部的空氣都鼓動出來去呼叫。一手抱着艦長的腰部，另一手猛擊着堅硬的艙門。但始終沒有人來，他的呼叫聲和擊門聲只贏得一陣嘈鬧的回聲吧。外面的聲音是低微的，彷彿是從很遠傳來的一般。

「船大概是擱淺了罷。」他這麼想。

由於另一隻手抱着艦長，他便不能用強大的力量去推那道堅閉着的鋼門，所以不能不先把艦長放回艙下。他展開了一張布床，讓佐治躺下後，又急步上梯。

但這時候，全艦忽然又發生一陣劇烈的震動，艦底已傾成了九十度的直角。

艙內的鐵桶開始傾倒了，還好，却不是向這兩個昏迷不醒的人身上倒過來。當時哈哥活，好像一個賣藝者一般，他的手和脚都用力抱着那枝傾側成九十度的抽水柱，他原有的勇氣已漸漸消失了。

「我們要被淹死了，我們要被淹死了！」

四 禍難的根由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夏榮先生藉着好一陣西北風，便立意使印榮斯多號遊船的速率和施利奧艦相等，但當遊船轉了方向的時侯，不但不能藉着風力前進，反而受到極大的阻擋，所以牠的速率就大減了。然而我們的夏榮先生，不是一位慣於受環境支配的人，加之他存着兩種思想：一、不想和自己的姪婿分離；二、雖然佐治是他的姪婿，但是他却不願見一個法國人獨獲這個神聖而又危險的使命的光榮。要他眼巴巴的望着別人成功，這是令他很難受的；這兩個似乎矛盾的慾望促使他打定了一個固執的主意。

他所努力以求的並不是越過施利奧艦，但也不想在他的後面隨行，他要的是達到與施利奧艦齊驅並駕。夏榮先生不特是印榮斯多遊船的東主，而且還是牠的船長，所以對這船的航務，有絕對的權力。當他立志投資於海洋上以求智識的時候，會聘了一個人任他這一艘船的船長，但過了不久，他感覺到自己要受別人的支配，又要被迫強制着自己的偏好，就認爲不舒服了；這樣過了四年。在這四年的航海生活中，他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去接受航務上的一切經驗，結果，他在船長考試的機會裡，不特獲得合格的証據，成績也很好；因此他在印榮斯多遊船上，除了上主之外，自己就是唯一的主人。

當下夏榮先生藉着自己的權力，下令把船上所有的帆幟展開，汽機也加倍發動，務使船的速率達到頂點。這樣一來便把全船震動得好像正在彈着的琴弦似的。船上有一位老船員，名叫丁格連，他像是一頭海狗；對於海上的生活所能有的遭遇，他都味嘗過了，因此他獲得了不少航海的经验。當時他也恐怖起來，而且在他那張長着鬍子平時不容易顯示他的發怒的臉上，在這時候也很容易的被人看出了。夏榮先生憑着自己的個性，不顧一切，務使達到與施利奧艦駢行。那些司機和船員，都從經驗中看出危險的存在，互相說着：「大禍不遠了。」幸而船到了愛琴島，渡過一個礁石叢立的海灣時，爲了避免觸礁的危險，就不能不減低船的速度，不過風力還鼓動着牠的帆，所以牠仍能緊隨着施利奧艦。

一點鐘後，風向變了正西，忽然空間起了一陣濃霧，俯視着浩蕩的海水，把整個大海都籠罩着了。附近的漁艇，都忙着展開三角形的帆，往安全的港灣裡駛去。過了不久，印榮斯多號也在瀾漫的霧氣中了。距離不遠的施利奧，也由模糊而隱沒了。但那時天空却顯露着一種由高窄的稀薄氣體所構成的奇異現象，就是當施利奧艦隱沒之後，而船上的人却依然很清楚的看見一座立在牠前面的斯多士島（Stos）上的火山。斯多士島，在幾千年前，是希臘的文化區。有一次因該島的火山劇烈爆發的緣故，全島被埋在岩漿裡，過了不久也就慢慢的沉入海裡了。

當時夏榮船長同樣的發出了佐治在不久之前所下過的防險命令，船上報險器的聲音和鐘聲打成一片，速率也徐徐的減少了，報險燈好像掙扎着要透射到濃霧之外。瞭望塔上的那位船員，也盡可能留心觀察周圍的情勢；船上展開着的帆，也一一的收下來了。

夏榮船長在船上走來走去，他到了司舵室，看見担任二副工作的人是一位年輕的船員，便想找另一個富有經驗的水手代替他。那位視法國人——尤其是我是誰——好像是死仇的多馬斯·丁接受了船長的命令，担任二副的工作。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把持那個正在旋轉不定的船舵。

「當心！」船長說。「我們和施利奧艦只距離二百五十多公尺！我知道你同法國人是沒有友情的，不過我相信你不會爲着這事而存着惡意罷。你一向都是一位善盡職責的水手，我是完全信任你的；你先把舵向西方駛去九十度，以避免擱淺的危險。雖然這事有碍我們到達的時間，但是將來可以補回的。」

「船長放心吧！」多馬斯顯出一副絕對服從的神氣。「我完全照船長的話去做就是了。」

當多馬斯回答船長的時候，嗚嗚的風把施利奧艦的報險訊號傳送過來，牠和遊船的距離是不遠了，夏榮雖則努力督責船上的工作，然而在這個烟霧迷漫當中，這艘輾轉不定的遊船，是頗難統馭的，加之船上的帆，還沒有完全收下，雖謂行駛的速率已減低了，但是進行得仍是相當迅速的，禍難已近在眉睫了。

「我們難免要和施利奧相撞了！」丁很泰然地說。

「馬上向東駛去九十度！」夏榮船長說時，顯出十分緊張的神態。

丁把舵向東轉移了九十度。但當船長回步到甲板上去的時候，他又把舵向西轉回了九十度，施利奧艦的報險訊號更接近了，不久已和印榮斯多號的報險訊號打成一片。

「豈有此理！」阿榮船長狂吼着轉向舵室。「快……快要相撞了！一百八十度向東駛去！」

水手神速地把船舵轉動，但他並不是向東，而竟是向西。

「狼心的人！」夏榮先生悻悻然的叫着。「你是一個兇手！」

夏榮先生一面詛咒着，一面搶步躍到丁的眼前，用力把他推倒在甲板上，連忙舉起一個傳聲筒，失望似的下令道：

「所有的機器，馬上退後駛！」

但是來不及了，一個可怖的影子，快要臨到遊船的跟前了，船長雖奮力把船舵轉向東面駛，但是印榮斯多號的船鋒好像輾冰似的撞到施利奧的艦舷上了。

這一來，船上發生了劇烈的震動：有兩個琴登桅杆落帆的水手，馬上翻身落水；立在吊橋上指令落帆的大副，也滾下甲板上去。

「我們被撞了！」大副呼叫着。

「不是！」夏榮答。「是我們撞了別人，你先把多馬斯·丁縛起來，隨後令各人趕快下來担任施救的工作。」

夏榮雖然在危難交迫的跟前，但還能保持着鎮靜。大副執行了船長的吩咐後，隨即使人把一切的救生艇放下水，船舵倒轉的，使船身退後了幾公尺。夏榮獨自扶着那枝粗大的桅杆，凝神注視着在五公尺距離外的施利奧艦被撞傷的艦舷，那裂口約有三四公尺濶。施利奧艦很迅速的沉入水裡；牠因失了重心，整艘艦偏成九十度角，艦尾倒豎起來，艦底一部份露出了水面。海水向艦身的創口狂滾進去。因為這是突然來臨的禍害，所以施利奧艦的水手都來不及把救生艇放下水面。當時艦上的秩序非常紊亂，參謀長面有愧色的屹立在艦長的圍台上，雖是很危險，然而他沒顯出半點兒驚惶的樣子，他號令全艦的大小官員，怎樣去應付當前的危難。除却了他之外，衆人都被恐怖的情緒弄得失常了：有些違背了長上的命令；有些明知自己一個人是不能把救生艇放下水的，但仍是捨不得不幹；有些由被淹的艦頭攀着繩子向艦尾逃生。有些忙着去把各艙房封閉，爲的是恐怕艦內的物件被水浸壞；這一來，就做成極大的錯誤了，因為艙裡有艦長佐治，醫生錫耳頓，和水手哈哥活。

他們雖然不知自己所做的事怎樣的錯誤，然而那位參謀長總還沒有忘記自己在數分鐘之前，曾令一位助教官，到艙房去報告的事。

那位年青的助教官，他抑制住心中的恐怖，向艙房那邊跑去，艦身正顛簸得厲害，他偶然和那些驚惶失措的水手碰個滿懷，竟栽了個跟頭，倒在甲板上；他從甲板上爬起身來，雖然覺得滿天星斗，仍繼續向艙房

那邊跑去，他聽見哈哥活用手猛擊槍門的聲響，他加緊趕上去，可是海水比他更快一步湧到槍門外；目前的危險並不能壓服他捨己爲羣的精神，他奮勇的撲到那邊去，恰好拿着槍門的鐵閘時，却給一陣奔騰的浪湧把他捲了去。

一個滿腔熱血的青年助教官，已殉職了。

施利奧艦快要完全沉下水裡了，幸而印榮斯多遊船的救生艇早就放到水面。夏榮下令把船上可以救人的東西，都拋到水裡去。那陣在幾分鐘內把一艘本來是鞏固的小型艦毀滅掉的濃霧很快便消散了，不久，在蔚藍的天空之下，便能够清楚地看見這個禍難的真相，那群攀着艦尾的施利奧艦的水手，正待着死的來臨，及至看見印榮斯多號上所拋下的救生器，在絕望當中，也得了一線的希望和慰藉。參謀長仍然屹立在艦長的閣台上，像石像一般的呆立着，他心裏不住的惋惜着艦長被困而死的事，他立意不離開這個將被淹沒的閣台，爲的是先使自己的下屬完全脫離危險。他發令說：

「各人都可以離艦！」

一聲令下，施利奧艦的水手們都向着印榮斯多的救生艇那邊游去，找一個脫難的所在；所有的救生艇，不避危險的駛前去接救那些遇難的人。艦上還有幾個水手依戀地跟着那個不願離開閣台的參謀長，其中的一個和總管叫道：

「參謀長同我們走吧！」

「不！」參謀長堅決的答。

他說完，回頭看着槍房那邊，那邊有：艦長、醫生、助教軍官、和一位忠誠的水手。

總管和那位水手，彼此遞了一個眼色，一同躍到閣台，把參謀長抱起來；三人在紛亂中，都跌下水裡去，幸得印榮斯多水手的施救，他們都上了救生艇。一會兒之後，施利奧便完全的沉沒在海裡，水面起了一個

急驟的旋渦，轉眼之間，水面又回復了平常的狀態。如果沒有那些剛才用來拯救遇難人員的繩子或木板漂在水面，誰會想到海裡正埋着一艘葬了四位烈士的小型艦呢？

夏榮盡力幫助那些遇難的人。當他們把衣服換過了，恢復了精神之後，參謀長便點查他們的人數，除了那四位殉職的英雄：艦長佐治·地馬利，醫生錫耳顏，助教軍官黎米，和一位水手哈哥活之外，衆人都應聲回答。

一點鐘之後，黎米的死屍已撈獲了，其餘三個都被困在艙內，如果能够把施利奧絞上海面，那才有希望把他們的屍體搬出來。

夏榮的遊船旋泊在施利奧沉沒的附近，爲要詳細考察，作一個肇禍的報告。施利奧的肇事地點，在北緯線三十六度十二分五秒，東經線二十四度七分，距離斯多士島只有一海里遠。船長得了一個正確的計算，便下令駛回比利烏埠，把施利奧遇難的官員交給他們的海官司令拿利羅烈，與及將遭遇的經過給他報告，還要指控自己的下屬危害別人的罪名。

當印榮斯多號開始駛回比利烏埠的時候，夏榮看着湧在後面的波浪，想起海裡深埋着一個悽慘的活墳墓，那裡有親愛的姪婿，有兩個與他雖然不相識的，但是却博得他敬慕的人。他不禁慄然了，便把一切責任付托那個海狗似的丁格連，獨自跑到寢室裡去。

他呆坐在床上，注視壁上那枝英國旗，他的怒火無處發洩，竟忿怒地把牠擲在地上，好像藉此懲罰那個兇暴的英國人似的；他無精打采地坐在寫字檯旁的椅子上，開始把難過的經過，一一登在日記簿上。

他在記述那篇災難的過程時，因爲給那禍事的過度刺激，晶瑩的淚珠，不禁滾滴在稿紙上。

五 危難下的掙扎

哈哥活的心給當前的恐嚇怪象壓得幾乎停止了搏動！不錯，當時的危機，實在是可怕的，在一個緊閉著的艙房裡，一切的東西，都倒塌了，哈哥活把自己那隻短小精悍的腿緊挾着那枝已傾成九十度的抽水柱，兩手使勁的牽着那兩個暈去未醒的上司。

他雖然被目前的環境駭得死去活來，但是過了幾分鐘之後，便回復了固有的勇氣。他覺得軀身沉沒得很快。當艦身碰觸海底的時候，整艘艦好像彈簧似的震蕩了幾下，艦上的銅板也來了幾下劇烈的震動，隨後便安定了。哈哥活還以為只是艦頭淺入水底罷了。

人在死亡將要來臨的時候，得了一線希望，就自然會努力向那一線光明鑽去。哈哥活見艙裡安穩地沒有給水浸進來，他的心就比較的鎮定了。他小心地從抽水柱上爬下來，把那兩個還未醒來的上司輕輕放在停頓了的木桶上。他盼望醫生的身上會帶着一點兒酒類的飲料。艙內的燈火早已熄滅了，他細心地的摸索醫生的衣袋，竟給他摸着一隻匣子，他取出一枝管狀的玻璃瓶，把瓶塞抽去，一種惡臭的氣味鑽進他的鼻孔；他嗅得是「阿摩尼亞」，便把一點拭在醫生的鼻孔上。錫耳顏的嗅覺神經受了「阿摩尼亞」的刺激，馬上醒了過來。

「發生了什麼事？」他張眼問。「爲什麼我們在黑暗裡？」

「不要緊的，你覺得舒服嗎？」

「舒服的！」

「好吧！我用兩句很簡單的說話告訴你，施利奧艦已經沉了，我們被困在一個空氣不能進來的艙房裡！」

「那豈不是會窒死嗎？」

「當然！」

「這是免不了的，我的朋友啊，這是免不了的！」

「這也未必是一定的。」哈哥活以一種樂觀的態度，回答他的失望的長上。

「艦長怎樣？」

「他在梯上翻身跌下來的時候，恰巧跌在你的身上，和你一起暈了過去……他還未醒過來呢！」

「啊，」醫生很驚愕地嘆了一口氣。「豈有此理，我始終不能親身跑到一處霍亂流行的地方走走！」

「我們在那裡？」佐治·地馬利忽然開聲問。

「艦長！我們已被困在一個絕望的環境了。」哈哥活重述着剛才對醫生說的簡單報告。

「那末！」艦長說。「幾分鐘後，我們便要死了！」

「一間只能容納三十多立方公升的艙房，已大半被穢氣混濁了，水雖然還未進來，可是死亡總是難免的了。」

「好吧！親愛的錫耳顏醫生，」佐治·地馬利說。「倘要待別人來救是不行的，我們何需再負着這種患難的辛苦呢，自己還是設法了結這個沒有希望的生命吧！現在除了呼喚我們的親屬做永訣禮外，我們互相行一個熱誠的握手禮吧！」

「不！」醫生好像從半昏迷狀態中突然清醒過來，堅決地說。「天主保護我們到現在，難道就不會照料我們的將來麼！祂正用手撫着我們，我們爲什麼要尋死呢！雖則好像是絕望的，但我們還有一線的希望！」

「我也這樣的想。」哈哥活不假思索的應着，他雖然是法國人，但他的宗教信仰却如火般的熱烈。

「親愛的朋友！若要尋死，那就犯了我們公教的規令，違背了國家的法律了。窳息，比我們施用的藥品

還來得舒服一點。我們的腦子再用不着想這絕望的事情，還是設法使自己離開那快要來臨的死亡吧。剛才我說天主會保護我們……設若祂判定了我們該死，就照祂的聖意吧！那麼我們也算盡了自己的責任，不是因為沒有人看見，便失望地去尋死。」

錫耳顏的聲調，不特顯出強而有力，而且還來得悅耳動聽，態度也很從容。從他的聲調與神態看來，便知道他是一個時刻與死亡掙扎的醫生；他對着死亡，沒有半點兒恐懼、發抖。因而使他的同伴也振起了自己的精神，他們料度他或許有解救的方法。

「我們努力吧！」醫生繼續激勵他們說。「找火來，雖然它會燒去我們所需的將盡的氧氣，然而在這種環境的壓迫下，沒有火是不行的。」

哈哥活聽的錫耳顏醫生要找火，便從衣袋裡取出火柴來，擦亮了，槍房裡近光處的物件都看得清楚了，他們因此找到一盞煤氣燈。

這盞煤氣燈外面被一塊很厚的凸透鏡子包着，幸而還沒有破裂。經過找、開、而點上火，已延擱了不少時間，他們的呼吸也感覺來得急促一點。

醫生提着燈，張惶的向四周探索。

「最要緊的，」他忽然問。「我們真的還在纜頭的第三槍房麼？」

「是的，醫生！」

「這樣，我們的生命就可以延長些了，因為這裡有兩只箱子，裡面裝有四筒氧氣，每筒約有八度多壓力，這是我先前令人安置在這裡的，爲的是它對於醫師有極大的功用，要緊的是我們能找着它。」

在這樣顛倒複雜的槍房，要找兩只細小的箱子，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因爲它是重要的，那末又不能不顧麻煩地把所有的鐵桶逐一移開來尋找。佐治·地馬利的精神，還沒有完全復元，加之槍房的空氣漸

來漸混濁，使他們額上的汗，如雨般的滲下來，腦袋也像給鐵圍子緊箍着似的難受，呼吸漸漸急促起來了。當燈上的火舌開始跳動的時候，幸而那兩個急待找尋的箱子，已經找到了。可是還沒有開箱子的工具。我是誰好像貓兒見了鼠子似的，縮下身上佩着那張水手刀，向箱子猛撲，他只想早點兒把牠撬開，就使他的刀頭因此壞了，也是在所不惜的。不多一會，終於把箱子撬開了。醫生找着那筒急需的氧氣後，隨即把它的管子轉開，抽去塞子，管口就發出一陣嘶嘶的洩氣聲來，空氣污濁的槍房，受到氧氣的調劑以後，那朵將滅的火光也燦爛地復燃起來，他們的呼吸也感覺舒暢一點了。錫耳顏醫生凝視着圓筒上的氣壓計，不停地把塞子轉動，爲的使氧氣不要出得過多。

「這樣，感覺舒服點吧？」醫生昂起頭問。「每筒氧氣，可以供我們呼吸八小時！我們須要善用這短促的時刻，才有脫險的希望；而且我們還沒有計算被火燃燒底消耗呢！」

「就算三十小時吧！」哈哥活說。

「這仍是很短的時間。」佐治很焦慮。

「不錯。」錫耳顏一面說，隨又把箱內別的氣筒取了出來。「對於一個在巴黎城中一間咖啡店裡呷着咖啡的人，那就覺得很長，因為他可以說：我還有三十年的壽命哩。然而對於我們這三個被困在危難中的人，那就短得很了。」

「你說得有理，」佐治應聲答着。

「有理！」哈哥活笑着說。「在五分鐘以前，誰料到我們還有三十個鐘頭的生命呢！」

「好吧！」醫生不耐煩地打斷我是誰的話柄。「我們要作的事正多着。雖則我們得到氧氣的調劑，但我們的呼吸還沒有十分適意呢，相信你們也感覺到吧。」

「是不是因爲碳氣過多！」佐治說。

「不錯，我們還須設法打破這種窒礙！」

「怎樣？」

「先前我會使人把幾桶石灰放到這裡來，要是找到它，那窒害我們呼吸的碳氣，便可以清除了！」

經過一番找尋的工夫，石灰桶是找着了，他們用鐵似的拳頭搥開了桶蓋，把石灰播撒在船房的四周，幾分鐘後，他們的呼吸便感到舒服得多了。佐治提議要把挽救危局的計劃組織起來。這個提議，振起了他們將要喪失的精神，使他們不禁哈哈的笑起來，這笑聲震動了灰黑色的監牢，鼓勵他們奮勇去幹。他們中除了艦長和醫生有着精美的時計外，哈哥活也有一隻袋鏢，牠比其餘兩隻大點，且有特殊悠久的歷史；自他的父親遺給他，牠並沒有懈怠過半秒鐘。他們把三個鏢的指針，都撥到同一的時軌上，以爲決定這個隔離世界的船房的時刻。

這段工作完了以後，醫生和水手，都在艦長的指導下把船房四周的接駁處當心地觀察了一回，因爲恐怕海水會滲進來。他們發覺已有三處接縫口被水滲進來了，有兩條較大的破口，很快的就用布和水泥填上，第三條比較微小，便沒有去理會牠，只用毛絨吸着牠滲進來的水。醫生說：「我們正缺乏食水，雖則滲進來的是鹹水，然而經過化練，就不成問題。」

當時哈哥活無意發出了一聲响亮的呵欠，夾着還張手伸腰，當他感到自己在上司跟前失敬的時候，連忙掩口垂手。

「對不起！請你們原諒！」他惶恐地說。「這不是我不當心，因爲我的肚子實在餓得很！希望後來習慣了，也許不會再發生同樣的事！這回，你們總不會把肚餓的緣故，拉作違犯軍紀吧？」

「如果依望着天主的安排，解決便不難。」醫生以一雙閃着信德的眼睛凝視着艦長，安慰着說。「親愛的艦長，寬心點兒吧！」

「怎麼辦？我的下屬相信完全死了，還有我的家屬！……」

「你的下屬，我說比我們還幸福，我相信他們已在印榮斯多號遊船上；飲的是美酒，食的是美肉，肚子怎都來得好一點。要是我們將能脫離這個死亡的圈套，又有什麼可掛慮呢？」

「真倒霉！」哈哥活氣忿的說。「爲什麼我們會困在海底呢？究竟發生了什麼？」

「不用詛咒，用不着氣急！」醫生不耐煩地把我是誰的怨言打斷。「糧食的問題還須早點設法解決，誰可判定我們的生命已入了死亡階段，終不能脫離危險呢！」

「親愛的錫耳顏醫生啊！若果你的樂觀是常存留在你的腦海裡的話，相信我們的眼睛，必能獲得重觀光明的一天。」

「好吧！談何容易，工作更有用，我們先得要找着工具才行！」

「那裡去找工具呢？」

「我們得另覓代用品。艦長，你可以拿着那枝鐵棒，站在哈哥活肩上麼？」

佐治馬上遵行醫生的吩咐。

「好，現在可用牠撞擊槍頂的甲板，甲板上便是糧食庫，艦未翻沉時，牠本在我們的槍下，現在已經傾轉了。糧食庫有水浸入麼？」

佐治拿着鐵棒向甲板的四周敲打了一番，知道水還沒有浸進去。不過要進去，還是一個難解決的問題——要弄穿三寸厚的鋼板，又沒有可用的利器，那就與紙上談兵無異了，即使他們急切去幹，也是白費工夫的

「真的！」哈哥活絕望的以雙拳猛打自己的頭，忿忿的說。「真的，空手弄穿牠，比登天還來得難呢！」

「喂！」醫生截斷他的詛怨向他問。「相信你也讀過近代的歷史罷？」

「還少，不過關於奧里斯 (Oriss) 的事情，却很熟悉，他曾在這海找尋他的本島依大加 (Yaka)，要是

對於你有用的話，那就……」

「不，沒用的，你知道拿破崙在瑞士那回事麼？他的軍隊的糧食和軍用品，都困乏了，而面前又被阿爾卑斯山有如城垣般的橫互着；要是和我們給兩三寸的鋼板阻礙相比，那真有天淵之別，然而他終得越過那萬丈的高山。我們怎可以對着這兩三寸厚的鋼板來失望呢！失望就是我們絕食的危機。」

「喂，慢點！」佐治·地馬利突然喊起來。我記起了，有一個橡木箱子，裡面裝着木匠的工具，不久之前，我使人放到這裡的。」

「真的嗎？」錫耳顏揮嘴說。

「真的，是橡木的，長方形，外面還有一對三色的國旗。」

「快找着牠。」

他們把倉房的袋子、木箱、鐵桶等等，選動一番，過了一刻鐘，已把一個箱子的蓋撬開了；箱子裡所有的東西，並不是艦長所說的木匠工具。不過是武器的幾件零碎的東西，像護面罩、劍套、塗上蠟的繩子、鐵線、鋼條、金屬板、虎頭鉗、錘子、鉸片。此外還有四把亮晃晃的長劍，幾枝錫條和一盞煤氣燈。

「這有什麼用處！」當把箱裡的東西傾倒出來的時候，佐治·地馬利沒精打采的說。

「親愛的佐治，別失望吧，這些東西怎會沒有用？」

「醫生！」哈哥活揮嘴說。「雖則我有本份要服從你的領導，然而到這時候，我要坦白說句，我的思想和艦長的沒有分別。」

「看啦，這裡有兩根鐵枝，我們拿一根，用錘子錘牠一下，再經火與水的冶鍊，牠便成爲堅硬而且銳利的鋼條了……」

「兩三寸的鋼板用牠就能穿過去嗎？」

「聽！再把另一根用鐵線連着牠的兩端，曲成弓狀，那就是阿刺伯式的鑽子，用牠去鑽那三寸厚的鋼板，相信二十分鐘後，我們便可以窺見槍頂上的糧食庫了。」

醫生的才智和態度，使那兩個失望的人，感覺慚愧，不能不從欽佩而服從過來。他們照着醫生的計劃去幹，還沒有到半個鐘頭，便成功了醫生的期望，在鋼板上鑽穿一個小洞；知道海水幸而沒有侵進糧食庫去。

「親愛的朋友！」錫耳顏歡呼着。「你們看，有時動力就是腦力的成功工具呢！」

「優武修文 *Odant arma togae*。」我是誰禁不住吟着拉丁的詩句。「然而……憑這麼一個針眼大的小孔，就可以把糧食取出來麼？」

佐治聽見我是誰的糊塗話，很不快意，因為他絕望的思想已被醫生的奮鬥精神打動了，甲板上的成功，就是他從悲觀的態度中變成了奮鬥的原動力。他對着那在同一危難中的朋友，感到慚愧！他強按着自己的不快說：

「這孔雖然小，然而……這裡的錘子、鋼條、鐵鎚通都用得着了。」

甲板的小孔，經錘子錘大之後，便把鋼條穿進去，纏長爬在鐵桶上，猛力敲擊那根鋼條，哈哥活也在旁幫助，不一會，甲板上已被撬開可以給一個人鑽進去的洞了。

兩人得意地看着那個癡神一致在施放氧氣和翻動着白灰的醫生。

「朋友，你幹什麼？」佐治滿頭大汗，向錫耳顏醫生問。

「援助你們，」被問的人答。

「你那麼隨意消耗寶貴的氧氣嗎？」

「不要緊的，只要取得我們急需的糧食，那就不怕了……」他帶着鄭重的神色說。「盼望海水不浸進來……氧氣，是用不了的。說不定我們會找得別的東西。朋友，勇敢吧，我們將斷的生命，已有希望延長了！」

他們快樂得不禁鼓掌歡呼起來。

六 怎樣死去

像聚鹿般靈活的我是誰，騰身一躍，已鑽進糧食庫了，佐治接過醫生手中的煤氣燈，拉着我是誰伸出洞口的手，攀登上去。

佐治和哈哥活把庫裡的食物逐一交給錫耳顏，遞下去的食物有罐頭餅乾、鹹肉、魚、豈、和兩瓶葡萄酒。此外還有用箱盛着的美酒，因甲板上的洞不甚大，不能整箱遞下去，他們便一瓶一瓶的傳給醫生；這都是高級軍官們日常的飲料。

「倘若上天判決了我們的生命要終結的話，」我是誰很快意地說。「在我們生命的末日，也得暢飲一頓這種上等的美酒。誰會料到這種美酒，是要人在海底飲的呢！這點快慰雖然不是至大的，然而也頗特殊，唯一的缺憾就是沒有機會將我們的事情去告訴別人罷了。」

「喂！」醫生昂起了頭說。「找找看有沒有油？」

「油麼？我已找到了。」我是誰答。「我找着一桶，外面寫着：明多尼植物油公司製，够不够？」

「現在够了！盪長，請下來幫我接過那桶油。」

佐治執着繩子，由糧食庫滑了下去的時候，哈哥活把油桶遞給醫生；他正要跟着佐治下去的時候，忽然覺得頭上中了幾滴水點！

「喂！」他說。「有傘沒有？」

「說什麼？」錫耳頗問。

「下雨！」

「等一會兒，在你下來之前，先用這繩子敲打糧食庫四周的鋼板。」

「好。」

佐治和錫耳頗傾耳聽我是誰敲打的每一下。

「四周的外圍完全入了水嗎？」醫生問。

「不錯，醫生。」

「這樣，所餘的時候並不多，糧食庫所有的物件，你都拋下來。」

我是誰用不着再次吩咐，馬上把上艙裡的桶、箱、瓶子，拋到下艙去。

「够了！」醫生說。「下來吧！」

醫生還沒有說完，我是誰已沿着繩子滑下來了。

「還要來一件補救的工作，快把甲板上的洞封閉。」

封洞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而且他們已極度的疲倦了，艙內的空氣又不好，這就最成問題。但錫耳頗認為這是一件不可稍為延遲的事。由於他的理論和智力，使得那兩人不得不服從。在工作開始之前，他們飲了一杯酒來增加氣力，然後便把在甲板上鑿開的洞口，用鋼板設法補回原狀。醫生用火和水把鐵枝鍊成鋼鉤，鉤着尚未完全平復的鋼板，叫我是誰使勁拉緊。

已經過了一個鐘頭，但鋼板還未能完全貼合在甲板上，醫生將鐵綫穿過甲板，做成幾個小孔，像對付行過手術後的傷口似的聯縫起來，跟着用油、黏土、棉布等混合把洞封密，又用四個鐵桶像石柱般在下面支撐着。一切都做完了，醫生細心觀察了一番，覺得很滿意，面上露出笑容說：

「朋友，我們已獲得工作的代價了，坐下來吧！纜長，已是什麼時候了？」

「七點鐘了。」

「雖然我們的常餐已過了一個鐘頭，可是還不大覺着饑餓，哈哥活，此後你代大司務（廚子）的責任罷。現在你預備一罐肉，一罐餅和兩瓶香檳酒給我們。這是我們工作的代價！」

「真不錯！」哈哥活快活地說着。「不過……我們以為餐室的空氣太濁一點罷，可以換一換空氣麼？」

「你說得有理。」醫生一面答，一面把氧氣管的塞子轉開來。

「醫生！」地馬利高呼着。「我勸你不要那麼浪費！」

「你真固執，我曾經說過，氧氣已不成問題了。你接住哈哥活切的火腿，我來開香檳酒。」

他說時凝視手中所開的那瓶香檳，我是誰用一個鐵桶作餐檯，檯上放着三只古式的杯子；這三只杯子，我是誰在那裡找來的，就不大清楚了。他高聲叫同伴們就坐。當酒瓶的塞子跳高的時候，船內砰的响了一聲，好像是祝賀他們的鎗聲似的，隨後三隻酒杯都斟滿了酒。忽然甲板上的糧食庫像崩了堤似的响着一陣澎湃之聲，糧食庫給海水浸入了。

佐治和我是誰駭得把手中的杯子也打翻了。

「怎麼？」醫生安慰他倆說。「我早已想到了，因此剛才我要趕着把洞口封閉。現在海水雖然滲入糧食庫，但不會浸進我們的槍裡的，大家舉起自己的杯子吧！祝賀我們的生機，大家乾一杯！」隨着他加強語調說：「先生們，我祝賀施利奧三個遇難的船員健康！」

海水不住的衝進糧食庫，可是他們是勇敢的，再不怕什麼了，爽快地把自己的酒杯飲乾。

雖然在饑餓中進食，但所費的時間並不多。他們彼此交換意見，把自己對於遇難的見解提出來共同研究所說的方法，雖則各不相同，然而所說的要旨是一樣：遇難的遇難是觸礁的緣故。三個囚犯般的遇難者並沒有

料到鐵的沉沒，是出於給印榮斯多遊船的相撞。要是我是誰知道當時印榮斯多遊船是多馬斯·丁把舵，他斷不會說鐵的沉沒是獨礁罷。

關於船門爲什麼會封閉，他們爲何被困在船裡；他們絕不奇怪。

「船觸了礁！」佐治解釋着說。「水手們馬上執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封閉船門。這樣可以間接挽救所遇的災難；設使不能挽救，也可以延長沈沒的時間。我們的船房是被封閉各船中的一個，只是封閉的人不知我們被困在這裡罷，所以與我們有關係的，不是船門爲什麼會關閉，而是封閉船門的人不知我們被困在這裡。所以現在要解決的不是我們爲什麼被困在這裡，而是我們怎樣能夠脫離這裡！」

「說得對，」醫生說。「我們開始幹吧！幹，照理看來是不行的，白費工夫的，但只有一線希望，我們也要努力去幹，設使幹不成，也不必後悔！吃過東西相信力量也會加一點兒罷。」

「我決定了，你吩咐我做什麼都行，親愛的醫生！」佐治誠懇地回答。

「我也不拘作什麼，只要我能再看見美麗的太陽，和站在艦頂上吸我的捲烟就得了。」

「好吧，先把我們這個像巴比倫似的船房整理一下吧！並且要把所有的物件來一個確實的統計。」

他們開始幹的第一步工作確是吃力的，因爲船房的物件太亂了，所以空的地方非常狹小。直至上午三點鐘，才把一切的箱，桶遷移得條理井然。這一來，空餘的地方才增大了，使他們的行動也活躍一點。

當他們整理各物的時候，醫生都一件一件的登記起來。

「你們須休息兩個鐘頭。艦長，聽從我說的吧；哈哥活，你也是一樣，好讓我靜靜地幹我的工作。」他說的十足是命令的口吻，却不使人覺得唐突而討厭。

他倆很柔順的服從了，醫生一手按着記事簿，一手執着鋼筆，在簿上寫下許多不同的化學方程式，然後走近一個鐵桶去查察，這是他私人購買的化學儀器。相信讀者們對於錫耳願怎樣購買藥品，怎樣小心地安置

的事還沒有忘記罷。那些物件，是放在倉房的一角。醫生對未來的命運，雖然已有完善的應付方法，不過當他要把第一只箱子打開時，一陣無名的恐怖，幾乎把他的心壓得快要爆裂；要是一切的儀器破碎了，那未來的命運便被判定沒有什麼希望了。所以醫生只要獨自一個人靜悄悄地工作。

他揭起了第一只箱的蓋後，隨着取出一把稻稈；拾起第一個玻璃瓶是破裂的，還刺傷了他的手。醫生受着這一下打擊，頓覺一陣顫抖，不過他並不因此而失望，他從稻稈中取出另一只沒有破裂的燒瓶——這是他當心安置的代價中的一件，以後他還取出許多沒有破的燒杯、試管、細頸瓶、曲頸瓶、玻璃棒、玻璃管等等；在箱角，還有一包被膠管纏着的水松塞子。

他很愉快地繼續找尋別的東西。最使他着急的，還是那副蒸溜器，他相信自己會妥善的安置好，總不致會破裂的，當他找着時，便覺得一切難題都較易解決了；關於火酒，是不成問題的，在倉裡有三桶尙未開用過。

獲得這種美滿的結果，他便去推醒佐治·地馬利。

「我親愛的朋友！」他說。「現在到你看守了，用不着害怕，每半個鐘頭去翻動四周的石灰，和施放氧氣一次；那邊找出來的東西，你替我整理一下，當你感到疲倦時，可叫哈哥活替你。太陽東升的時候，」說時他帶着一種詼諧的神氣：「便要規定我們生活的程序了。」

「請准我問一句，朋友，」佐治說。「你看我們的將來，有希望沒有？」

「我從沒有過這樣大的希望。親愛的總長，無論如何我們總得設法回到人類那邊去的。」

「醫生，我們的工作，斷不祇是延長我們且夕的生命，即使要死，也不要使我們死於窒息才好！」

七 萬能的金錢

肇禍後的第一天，海軍司令拿利羅烈與古爾星艦的艦長，坐在甲板上閒談。艦長不時拿着望遠鏡觀察海外的船隻，忽然看見一艘大約是七八百噸的遊船向海口駛來，便把望遠鏡放在桌上。

「司令，要是我說得不錯，印榮斯多號遊船回來了。」

「真的！」他慢吞吞地說。「來的真是印榮斯多號。」

「夏榮·若翰·湯森是否與施利奧艦同行？」

「是，他一時被熱情衝動，定了那主意，現在大概是害怕他和他的下屬會遇到危險而轉回來罷。他是一個明智的英國人，當然會想到自身的安全是比奪得一部份光榮更好。」

「或許是發生了意外？」

「相信不會，」海軍司令否認說。「遊船回來，那有異樣呢？」他說時是高舉着望遠鏡：「朋友，你看見船上有異樣麼？我的眼睛好像模糊了，或者我會看錯罷。」說完，把望遠鏡轉交給艦長。

「有點奇怪！」艦長叫道。「怎麼印榮斯多號把法國的國旗一同扯着？」

「朋友！」拿利羅烈有點慌張了。「我的心像很難受似的，大概他回來告訴我們那不幸的消息吧！」

「或許會的，不過我們不妨再用自己的腦力推想下！」

「這是必然的，為什麼那面法國旗是半扯着？」

「夏榮先生不是法國人，要是發生了不測，怎麼我們的國旗會在他的遊船上與英國旗併在一起呢？」

「拿利羅烈的面孔變成灰白色，他對艦長的評斷不能再加上半點意見，他只是疑慮着，却想不到事情的真相來。」

「艦長！」他沉思了片刻才說。「相信你的憂鬱與我的沒有兩樣罷？我熬不住要做點破例的舉動了，你馬上使人去預備一艘舢板，要我趕往印榮斯多那邊去。」

艦長馬上依他的命令去做，八個水手，和幾位軍官在舢板左右兩邊立着，一會兒，拿利羅烈也落了舢板，艦長忽然看見印榮斯多號遊船派了一艘快艇迎面駛來。

「啊！夏榮先生好像也在艇上，向我們這邊駛來！」他驚訝地說。

「用不着疑惑，我認識他，他就在駛來的小艇裡，我們可以回艇上去，你揮手招呼他！」

印榮斯多號遊船的快艇，很快的駛近古爾星，艦上艦的梯，夏榮先生雖則面孔蒼白，可是他的儀容還顯得十分嚴肅；他上了艇，鄭重地向拿利羅烈行了一個禮。拿利羅烈領首表示敬意；他看見來客的憂鬱臉孔，已够證明自己的疑慮是事實了；隨着，他領來客到自己的私室去。

室裡只是他們兩人，拿利羅烈心裡雖則極感不安，但他的態度，可還沒有失常，他拉過一張靠椅給夏榮，這個並沒有坐下便開口說：

「海軍司令，我要把一個凶訊告訴你。」

「我早就料到有意外的了，怎麼你的船上扯上誌哀的旗號？爲的是……施利奧艇罷！」

「施利奧艇沉沒了。」

「牠的船員呢？」

「他們差不多全部都獲救了！」

「謝謝先生！」拿利羅烈說完，伸手給夏榮。

夏樂並不接住。

「用不着謝我，海軍司令，」他繼續說。「這是一個罪贖，禍患的根由還是我造成的。」

「你？」

「是我，是我的印榮斯多號遊船，因為突然遇着濃霧，把牠撞得幾乎首尾分離！」

「你還敢在法國海軍司令跟前，這樣氣壯的伸述麼？」

「我先向司令陳訴，然後到海軍處投案，雖然這是難受的事，但是既不可避免的，我就不想替自己的罪狀作任何的辯護。」

當時拿利羅烈的熱血沸騰着，可是他努力壓制着自己，所以還不致失去主人的禮貌。

「呀！先生，不錯，」他好像譏笑般說。『……幾分鐘的濃霧，足使印榮斯多號撞沉施利奧了，你們英國人不要騙我吧！在大霧瀰漫中，難道互相不發着報險燈、鐘聲、警笛等訊號，以致施利奧與艦和牠的艦員……』

「我已經說過，艦員差不多全部獲救了！」

「差不多！這就是說一部份救不來，你想藉着命運兩個字來欺騙我嗎！你本來用不着和施利奧同行；而且我相信你對於航海的法規沒有忘記罷！只消駛慢一點，便不致于鬧出這樣的事了。不，先生，我絕不相信施利奧的沉沒是出於偶然的，這種碰撞，全是有意的。先生，施利奧艦本來是橫在印榮斯多號的前面，但你偏想越過牠的前頭。試看，這就是禍害的起因。你這樣幹只博得一個污劣的名譽罷了。雖然英國人會嘉許你，然而世界的人却要咒罵你。」

「海軍司令！」

「先生，我對航海的智識並不膚淺，你不要騙我了；相信你會藉着遇了濃霧推說施利奧的沉沒是不可避免

免的。雖則遇了霧，但海水仍是像油般的平坦，所以，事變絕非是簡單的。總而言之，狠毒就是禍害的因素！我並不敢說你是主動者，不過你却不能不負上責任；即使不是你，而你的任事無方，也是一個大原因。」

「海軍司令！」夏榮先生從容地說。「我沒有可以給自己辯護的地方，你爲國家的不幸而怨忿是對的，說到我本人狠毒，我現在不想和你爭辯，這不是怕，也不是理虧。司令，你說，對於施利奧的沉沒，我絕不能卸責，這是對的；四個人的滅亡，就足以使我永不能自慰了！」

「這就是你自首的罪過罷！」

「不錯。」

「遇難的是那幾個？」

錫耳顏醫生、黎米助教官、哈哥活水手，和地瑪利艦長。

「從此法國便失去三位能幹的軍官，和一個盡責的水手了。於你算不得什麼，可是他們的家屬就受到一個大大的打擊了，相信英國的人也說不了家庭的愛罷！」

「是的，先生，要緊的還是佐治·地瑪利，他不特是我的朋友，而且還是我的親戚，他與我的誼情是熱烈而深切的。」

這番悲壯的說話，從夏榮的唇上抖顫出來，雖然他勉強抑制着自己，可也不能全斂着心內的悲傷，使利羅烈着見不禁也驚愕起來。

「先生，」拿利羅烈繼續問。「禍難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啊，可算是我的罪過。當海上給濃霧籠罩着的時候，我們的船還是由一個沒經驗的水手駕駛着，爲着恐怕會發生意外，我便命另一位水手替代他，替代的水手名叫多馬斯·丁。這時施利奧艦在印榮斯多號的左舷，我早點着燈號，响着警笛，速度也下令減低，我高聲喊着把船向右駛，但那個絕非不明白我的指揮的水

手多馬斯·丁，故意違命，向左面駛去，當時我雖然趕快把他推開，自己來把舵，下令將船向後駛，但已來不及了。」

「那個丁現在怎麼樣？」

「已給鐵鍊鎖着，待海軍處提訊。我已訪問過許多人，知道他和施利奧一個水手發生過衝突，他曾經發誓，要向他復仇。海軍司令，先前你那麼嚴酷的責備我，我不想爭辯，更不想求你的寬恕；但是說到要向英國政府交涉，那不過是向一個狠心的水手報仇罷了。他並沒有什麼名譽，雖然他渡過不少海上的生活，但依然是一個粗齒的水手！他藐視外國，不曉得尊重同業，竟幹出這回的殘忍行爲，固然是可惡的，不過，以他一個人的行爲，斷不能破裂我們英國人士與貴國人士所有的好感……司令……歸結這事來說，還是不幸哩……」

夏榮先生說得很委曲，他那副悲傷的面孔，使拿利羅烈的心弦感動得不可抑制，他雖然脫不下自己的憂鬱，然而也禁不住同情對方的苦痛。加之對方又是坦白、謙忍、真誠的人，不抗辯自己公義的忿怒，因此他興奮地伸出自己的手，熱烈地握着英國人的手。安慰他說：「那個水手的行爲確是太狠毒了，你却是忠誠的君子，請見諒我剛才的說話吧。一個長官，見到自己的四個下屬死得那樣無辜，怎得不憤慨呢？」

「老實說，我內心的痛苦，還比你來得劇烈一點！」夏榮說。「我誠心感謝你，爲的是你這麼尊重我」兩人感動得靜默了好一會兒。

「現在，」英國人首先打破沉寂說。「我決定替印榮斯多號做罪贖，即使盡把我所有的金錢投到海裡，只要能夠把施利奧經打撈上來，和給那四位烈士舉行隆重的葬禮，我也甘願。」

「他們的遺體尋着了沒有？」

「希望將來會尋着，現在用不着我詳細的告訴你，施利奧的參謀長是最明白這回事的一個，因爲他是最

後離艦的……遇難的幾位烈士是這樣死去的：當艦沉的時候，佐治·地馬利、錫耳顏、和哈哥活還在艙裡安置東西，艦身生了毛病，是必然要把艙門封閉的，可憐他們便被困在裡面了，我相信甲板在不多時便會給海水壓破，他們一定是被溺死了！」

「還有比你所想像的來得更慘！」拿利羅烈打斷對方的話頭，很悲憤的說。「即使艙板不被水壓破，他們也脫不了要窒息而死！」

「這事真可怖啊！」

「是，他們免不了……助教官黎米又怎樣？」

「他的屍體已找得了，他爲了奉參謀長的命令，去打開困着艦長的艙房，但水勢來得過急，他奮不顧身，所以被水溺死了！」

「可憐，這個只有二十歲的青年，前途是無限偉大的，在不多幾個鐘頭前，他還在古爾星艦上快樂地舞蹈呢？」

「海軍司令，請原諒我！」夏榮歎息着說。「我的難受是無可比擬的……我發誓，要是爲填補這件禍事而犧牲我個人的生命，也是甘心，即使要消耗盡我所有的財產，亦不足惜！請原諒我，免使我太難受……」

「好的，先生，你想怎樣幹？」

「我怎樣幹？這需要靠你的幫助。」

「你說。」

「首先就是黎米助教官的葬禮，我想幹得隆重一點，他的屍體，已運到比利烏埠了，暫時存在印榮斯多遊船的新禮堂內，屍前燃着蜜蠟，有幾個輪值同伴的水兵，雖則我不能多幹，至少也要使他在公教墳場裏面好好的安息着，和使自己獲得半點盡責的自慰。」

拿利羅烈點頭贊同。

「此外，我還要負上打撈與裝修現在海底的施利奧，歸還給法國的責任，使那三個被困在艦艙裡的人得着安葬在墳場裡。」

這種誠懇的主意，使拿利羅烈異常感動。

「先生，」他說，「施利奧的打撈與裝修，是我的事，先要得着法國政府的命令才行。而且這是在雙方交涉妥善之後才可辦的事。」

「據法律看來，你說的對；然而這一次，請特許我去辦吧。」

「不過……」

「海軍司令，請准我做這個罪贖，爲的是我很急切去做！對人類，對貴國，一日未找得沉沒的施利奧艦，和那三個遇難者，我就一日不能安靜，若果爲着這件禍事而使敝國政府受到任何惡感，我是總不願意的。司令，請不要推却我的主意吧！倘若你強我更改自己的主意，那無異是使我絕望而死，即使你去交涉，我也要踐行自己的主意的。」

「要是這樣，就不合法律了。」

「雖然如此，但是我却會感到情義上的安慰。此外我還需你一個極大的幫忙。」

「是什麼？」

「我有的雇員很少；希臘的海軍，一來我相識的不多，二來也不能盡信任他們，你可否派一位工程師和幾位水手幫忙我？水手之中還須有些長於潛水的技能，因爲我的雇員中，擅於潛水的只有兩個罷了。」

「好吧！」拿利羅烈很熱誠的說，「要是我爲援助你而受到長上的責備，也不打緊。你欠缺多少人？」

「只消施利奧艦全部獲救的人員。」

「可是，他們只肯聽從本國長官的指揮，要是叫他們去聽從另一個……」

「另一個外國人？其實，用不着要聽我的命令，我只要和他們的長上商量，那就一切都行了。」

「好吧！我還問你，你是一個智識淵博的船長，相信對這件事的預計，會來得明確點，你說是否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說不定，不過也並非絕不可能的事。」

「肇事的地點，你確切知道沒有？」

「在東經線二十四度七秒，北緯線三十六度十二分五秒內，水深約摸是三十公尺。」

「這並不算淺哩。」

「用不着掛慮，我相信可以幹得來的。」

「那筆將要消耗的鉅款，你想到沒有？」

「想到了，但我堅意去幹。」

「先生！」拿利羅烈握着夏榮的手，誠懇的說。「你真令人敬佩！」他的愁容也起了笑靨。「我恭賀你，因為你有的錢，能够做或替換這件禍事的代價。」

八 爲生命而奮鬥

醫生醒過來，提議說：

「親愛的朋友，我們要幹的，不單是延長生命，而且還要設法逃出這裡，前者倒不成問題，我們已找到

氧的來源，只要把這種的藥品分解或混合，那就得到了；照我剛才的統計，知道用得着的有很多，如：氯化鈣、硫酸鋅、氫酸鉀、硫酸鈣、硫酸銅、過錳酸鉀，等等都很豐富。這一切都是在施利奧啓行前，我使人放在這裡的，湊巧現在用着了它；我們要感謝上主，這不是我們的湊巧而是神的安排。本來還有多量的硫酸，可惜大多放在另一艙房，放在這裡的並不多，不過也足供我們的需用了。預計我們出這個死獄似的艙房，至少要一星期的工夫，每人每日所耗的氧大約在五三七公分左右，三人一星期的消耗那就大了，合計是一八，二七七公分，此外有火燃及其他的消耗在四，八〇〇公分左右。幸而我們有着的化學藥品還多，是很容易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從氫酸鉀中提取氧是最高成份的。方法也簡單，唯恐有危險，所以我們幹時要特別當心。一公斤可提出八九二公分氧。這裡有三桶，每一桶有五十公斤，我們所消的不過五十公斤罷！要是三個星期才可以脫出這個監艙，也不成問題。」

哈哥活聽了這番奇異的言論，訝異極了，因為他少時所學的，不過是老船長的鬼神論之類的知識，至於什麼化學變化什麼物理，反應，就連「一知半解」也談不來。

「請問醫生，」他追究着說。「這種氫酸鉀，是白色的粉末嗎？」

「不錯。」

「從白色的粉末可能提出供人呼吸的氣體麼？」

「是，是空氣中的一部份氧，它佔空氣的五份之一。」

「怎樣提取？」

「方法很簡單：把氫酸鉀放入曲頸瓶內，用煤氣燈把它蒸熱便得了，你瞧，一切都在艙角那裡。」

「要是我想的不錯，」佐治揮嘴說。「方法倒是單簡，可是環境却要適合。……」

「不錯，要不然化學藥品的表面便成了皮屑，消蝕玻璃，那就危險了——氫酸鉀着了火，便會發生劇烈

的爆炸，使近旁的人受到傷害。艦長說的，就爲了這點罷。但不要緊，只要把火焰昇到最高點便可以了。」

佐治·地馬利接着說：「相信那盞酒蒸燈的熱度沒有那麼高哩！」

「不要緊，只消多一些氧，便不成問題了；換句話說，就是用氧來增高火燄的熱度，那尚存的氧，雖不多，但已够供給我們的需用了。」

「製出來的氧，又怎樣去吸收？」

「用排水法；將曲頸瓶與玻璃管用膠管連接起來，再將玻璃管的另一端浸入水槽裡。加熱之後，氣酸鉀隨即分散，放出氧來，待發生氣泡的時候，用滿盛水的鋼筒，倒立在水槽內，移置在水裡的導管口上，便可以吸收放出來的氧了。吸滿後，就把筒口封閉。——這些倒不難，只是還有許多枝節的問題要同時解決，我們每小時所呼出的碳氣，約略有廿一公升之多，它對我們不獨沒有益處，而且還有害於我們；其次是受水蒸氣的影響，因爲艙外的空氣比艙內的空氣冷，所以它在四周的甲板上凝了水點，艙內便不能不感到潮濕。」

「這有什麼辦法呢？」常常替人補充話尾的哈哥活調皮地說。「我們斷不能責成這艙房的製造人呀！」

「設使沒有意外，我們還可以多延長幾天的生命；施利奧艦的構造，還屬新式，相信更慘惡的事情，一時還不會發生罷。無如我們頂上的艙房已浸滿了水，壓力頗大，幸而那洞口封得堅固，又加上那像鐵柱般的鐵桶在下面支托着，礦穴還沒有我們這麼的穩固，而牠所受的壓力比我們還大哩。」

「還有，我們怎樣才可以逃出去？」佐治說。

「真的，要是你們有什麼好意見，請快點說出來。」

「主啊！」艦長叫着說。「困難是明顯的，用不着多嘆嘆，多商量，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艙板開一個洞，逃到幾十公尺深的水面去，希望湊巧遇着一艘船或漁艇來援救我們。」

「與其說巧遇，倒不如說拿生命去賭博。」錫耳顏醫生說時，聲音清脆而且响亮。「不應該那麼冒險，

我們到了水面，用不着巧遇什麼船隻，你們記得沒有？施利奧不是接近着一個火山島麼？」

「是的，是斯多士島。」

「假使到了那邊，相信不消一天便遇到了船隻。只要我們肯設法，那些困難，斷不是不能解決的，你們說對嗎？」

「說倒容易，要是去實行，就困難了——我們怎可以衝到水面去？」

「你們怎樣想？」

「至少有三個難題：佐治思索了一會才說。『第一要把甲板開鑿一個洞，但外間有那麼大的水浸進來，我們可以抵禦得住麼？』

「真的。」

「要是開鑿得過速——這方法一時還沒找到——，但這麼大的水力衝進來，我們無疑很快便被毀滅了！要是開鑿得過慢，相信還沒有鑿成那個洞，我們早已給水溺死了。」

「你說得對！」錫耳顏醫生說。「這個丟開不說罷，還有什麼呢？」

佐治說：「設使已逃到船外，我們也斷不能抵受那麼大的壓力，因為我們與水上的距離至少在四十公尺以上，那麼在一立方厘米要受到四百五十克以上的壓力，你伸平的一隻手可抵受九千克的壓力嗎？」

「說下去。」

「這就生出第三個困難來，設使可以抵受那麼大的壓力，然而說到怎樣鑽出海面，怎樣呼吸還是一個大問題。」

「還有什麼？」錫耳顏醫生很乾澀的說。

「就這麼多已足够了。」

「好，試聽這裡一個簡單的解答吧。」

佐治和哈哥活對這個解答都十分關懷。佐治看見醫生那副從容而又鎮定的態度，禁不住也驚異起來；但哈哥活對醫生的奮鬥和穩定的精神却不大注意，他只要聽。

錫耳顏醫生說：「要解決那三個難題，我可說操有十之八九的把握。我承認你的意見很不錯：先要考慮怎樣抵禦開洞時衝進來的水；緩慢開鑿，用不着商議，那是不行的，在這當兒真是瞬息不容少懈，我們知道怎樣幹就馬上去幹；先把槍板畫一個可容我們三個人出身的洞口，按着所畫的線，當心的開。開至相當深時，便來一個爆炸。不消說，先要用其他的東西把牠支撐着，把槍內所有的木板都放在洞口跟前，爲的是水衝入槍時，可減少一部份的水力，我們雖然要經過一剎那的艱苦，但有勇氣的人是無事不成的。」

「這會兒，哈哥活說。『我們在這裡，難道是消遣嗎？』

「爆炸這問題解決了沒有？」

「我已想到一種劇烈的炸藥，這裡多得很，就是氣酸鉀，不過和它混合爆炸作用的藥品還沒有找到。」

「爆炸？我們倒先要受傷呢！」

「不會的，我們儘可遠離洞口——走到槍房的一角。」

「我還不大放心，」佐治說。『至少我們要暈了過去。』

「相信不至於暈倒，因爲防禦的方法正多着，如果我們注意去幹，那就什麼都行，別的都用不着擔心。」

「看其餘的事情罷！」

「這裡有兩瓶硫酸，和兩個用鋅皮包的鐵桶，必要時可以拿來製造氫氣；只要把鋅片放入硫酸內即生出氫來，如果造成氫氣球，負在我們的肩上，要到水面去是不難的。你們總會知道「浮體足以排開和它本身重量相等之液體」的定理罷！比如我的體重是七十五公斤，而排開水液有六十公升時，我便要承受十五公斤的

壓力，要是隨其所以，那末，我的生命就免不了要死；如果用一個氣球鋪去我所負的十五公斤的壓力，外加五個浮力，那就自爲而然的會把我的身體浮到水面去。要是以氫氣來代替，那更不在比較，因爲它比空氣輕十四倍，水的一百個體積僅容氫一又十分之九個體積。歸納來說，一個氣球若有一百公升的氫，就可以抵消一百公斤所受的壓力了，即使我毫不動作，不出二十秒鐘，便可以浮到水面上去。」

「你的預算完善得很，」佐治且讀且問的說。「然而怎樣才可以造成那種抵受這麼大的壓力，和防禦海水侵入的氣球呢？」

「要是球形做不成，改用管狀的也不難，這可模仿救生圈形的製法，但我們所造的口徑要比救生圈大一點。這裡有幾卷漆布，本來是對於患霍亂病者所用，這回湊巧供我們用得着。」

「縫口又怎樣？」

「可以用醫具箱底墊着的細麻做線。」

「我担任紡織的工作。」哈哥活說。「紡車是我的老友，雖然我不會正式紡織過，但我不時看見別人紡織，看見我可憐的母親紡織，只是我的父親却很怕看那架鬧得軋軋响的紡機。」

「針呢？」

「可用噴火管冶鍊，這倒不成問題。」

「還有；縫也不難，不過針眼就難免給水滲進去了。」

「這個，一時還沒有完善的解決方法。」醫生躊躇了一會才說。「或者我可以找到一種近於膠或漆的東西——」

「請原諒我這麼固執，」佐治很率直的說。「然而我的發問，斷不是荒謬，而實屬重要的。設使氣管做得不妥，相信在水內不到一秒鐘，便要被水力壓破了。」

「也請原諒我，」哈哥活掉嘴說。「我有一個意見。」

「說吧！用不着客氣。」

「本來算不得什麼意見，只是一個湊巧的回憶。幾年前，我在多尼羅（Tolone）埠泊着的一艘名叫三齒的船上服務，我上岸走走，爲的是修補我的皮鞋；到了市上看見一間鞋舖，招牌上大書着：『美國式補鞋法。』我走進去，把要補的破鞋交給他，他補的方法確是新穎的，不是用綫縫，而是用膠黏，而且永不入水。」

「不錯，」醫生說。「我知道有些膠是不怕水浸的，它的構造方法很簡單，可惜這裡沒有這種原料。」

「請再聽我說兩句話：我看見皮鞋匠搖動那瓶像靈蹟似的糊漿，用不着懷疑那就是膠液，他把一種像油似的東西，放入膠液裡面，翻動這種液體時，惡臭得很，相信愛斯基摩（Eskimo）的土人都忍受不住，誰不知道愛斯基摩的土人，都具有一種特殊的嗅覺神經呢。」

「油反而有惡臭……啊……我知道了。」錫耳顏思索了一回才說。「真奇怪，怎麼先前我想不到，親愛的哈哥活，幸而你說起來。漆布中不是有些布夾在裡面嗎？可以用二硫化碳溶解它……我估量水的壓力不會怎樣大，要是負着氧氣球，自然是迅速地浮上水面去，在水裡的時候並不長久，相信我們所受的痛苦，在還未感覺時已經渡過了。親愛的朋友，照理論上我們已解決所有的困難了，不過還恐怕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所以我預算每人身上要放置一個氧氣袋，可以供吸十二次的深呼吸，要是沒有意外，那就更好，它也能增加我們的浮昇速率。它的構造也很簡單，裡面分作兩個袋，一個載氧，另一個載所呼出的碳氣，兩袋的口連接一管，管口裝一個活塞，當呼時接破氣袋的管打開，接氧氣袋的管却閉合，吸時兩管的情形却相反。把兩管連接我們的口部，周圍用膠布緊緊的封着，那就不怕水浸進去了。這一來我們又多一個保險的工具了。佐治，哈哥活，你們的疑慮打消了沒有？」醫生說到這裡，聲音也擴大一點，鄭重的面孔，也起了笑渦，把自己雙手分交給他們。

「我」，我是誰表示欽佩的樣子說。「聽你說的，真像鬼神論似的奧妙。」他喜得幾乎要湊口去吻醫生伸過來的手。

「我呢，」佐治說時，緊握着醫生的手。「看見你的態度、明智、不祇是驚訝，而且敬佩，尤其你那謹慎的精密的辦事精神，更使我愛慕。要是爾泰從事，莫說不能解決這種重大的事情，就是小事也不能應付得到！親愛的錫耳顏醫生……」。

「我的朋友，」醫生脫去了外衣，捲起了袖子，不耐煩地打斷對方的話頭說。「我們開始工作吧，將來的事情，我們用不着多思慮，打開那兩瓶氣吧！時候已不早了！」

九 打撈施利奧的設施

助教官黎米的葬儀是在一個早晨上舉行，比利烏坦丁城所有的官員都參加，泊埠的各國船艦也派了不少代表，當中有一隊是身穿白衣，臂上佩着黑帶的印榮斯多船的水手，他們的領隊者，不是夏榮，而是他的代權人；他擠在人羣中，憔悴的顏容，顯得十分悲痛。當葬儀完畢，衆人都出了墳地時，他還在那裡徘徊着，後來把一枝表示凱旋的銀椰樹，插在助教官的墳上，才沒精打采地踱出墳場。剛走到門首的時候，迎面走過來一位法國水手。

「對不起！船長！」水兵說。「你就是印榮斯多遊船的船長麼？」

「是，朋友，你有事要找我麼？」

「不錯，我有點事要向你說，……但是海軍司令來了，我暫時告退罷……請你許給我一個恩典，當司令

離開時，請你揮手招呼我，……」

他不等對方的答話，便馬上退到墳場的一旁去；那邊拿利羅烈和他的十幾位穿着大禮服的高級軍官，向夏榮處走來。

「先生，」他說。「我不能不在這事後向你道謝。我知道，相信我們各人也很明白，」他回頭對自己的隨行軍官瞥了一眼。「你的心靈變得像被蟲噬刺着那麼難受，這並不是你的過失，要是我們不對你表示半點同情，我實在過意不去。希望你會明白我的意思而得到一點兒安慰。我們誠心問候你！」

夏榮雖盡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但並不能把被感動的影子抹消了去，他執着拿利羅烈的手，說出兩句簡單而滿含感激的話來：

「呀！先生！你們真是法國人！」

滿襟勳章的軍官向他行了禮後，便退去了；英國人却木鷄似的呆立着，凝神注視着一所屋子的窗外所掛着帶有黑紗的三色旗。

這時立在墳場門前待着的那位水手上來說：

「原諒我！船長！海軍司令走了，我可以向你說話嗎？」

夏榮用了誠摯和同情的眼光矚了來人一眼，他的身體不高，兩頰並不豐滿，但肌肉却顯得堅實，青銅色的面孔，黑色的頭髮，一雙藍色的眼睛，深深的嵌在那很合式的眼眶裡，不過配上那青臉皮和黑髮便有點兒異樣。

「好漢！你要什麼？」

「你曾經向司令要求找兩位有潛水特長的水手，一位名叫馬司尼，另一位名叫非梨哥，他們都是極好的青年，身體也很強健。但……你不要以為我驕傲，老實說，他們的技能，決比不上我。」

「啊！你擅於潛水嗎？」

「有點兒，我在羅楞特埠（Lorient），不時到六公尺深的水底工作，往往幾個鐘頭還不以爲事；我不是自誇，相信水面那個代我抽氣的工人感到疲倦還要比我來得早。」

「你想加入施利奧艦員隊裡嗎？」

「是，如果得到你的提拔，請准海軍司令的話。」

「可以的，因爲你有潛水的特技，我希望司令不至於反對。至於薪金方面，你可以同樣地享有他們兩位的優惠待遇，事後還有一個豐裕的酬報。明日我向拿利羅烈先生說。好的，明天你到印榮斯多遊船來吧！」

「好，船長；我坦白的說，吸引我的決不是你的豐裕的薪金。」

「怎麼？」

「啊！我不是輕看你的好意；也不是不接受你所給的薪俸。我有一位朋友，名叫若翰·哈哥活，別人稱他我是誰。過去他父母待我極好。哈哥活先生有一位長兄，在毛施勒（Muzillac）當海軍。因爲哈哥活的父親待我好，會向他代我找得一個免費的學額，使我幸而得讀完前期小學。」

「前期小學，如果對一個海濱的漁夫，那就有多了！」夏榮先生禁不住發笑道。

「當然，但我不祇是一個漁人，我曾經在藥房裡担任過兩年工作。老實說，我並不是一位學徒，當店主出外時，還把全店的事務委託我料理。」

「好吧，不過你的教育，還未得證明你有潛水的特技。」

「我愛海，愛那沒有兩天的氣象是相同的佈勒塔尼半島的海，每每本份的工作還沒有幹完的時候；我的嗜水性已促我到海濱去；當潛到水裡，我就感到一種無上的快慰，爲着太感暢快而忘返——其實不是忘返，是我故意不願返——，以至失時誤事，屢次受到店主的鞭撻。然而我並不因着畏懼而稍改我潛水的嗜好，反

而我却辭職，投到海軍裡去。因着我有「愛看海底景象」的嗜好，那麼我對潛水的學習，就來得格外用功而有趣。在水裡呼吸，這種學習，於我不算得是工作，只是一種消遣罷。這次要撈救我的朋友哈哥活，雖屬於一件沒有把握的事，然而我也有同樣的興趣去幹。所有的英國人，未必全是難親近的，對嗎？船長，你的面貌顯得是良善的，但我看施利奧艦的沉沒和你是有點關係罷！凡人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是脫不了會錯誤的。……」

水手結束了這番偉論，昂起頭來，很端正的立着，不時轉動手中捏着的帽子。

夏榮目不轉睛回昧着對方的說話，表示出有幾分感動的樣子。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他默靜了一回才問。

「于維·布卑吉，船長。」

「……在什麼艦上服務？」頓了一刻又問道。

「在蘇爾古艦 *Suroot*。」

「好，我方面絕不成問題，明天你到印榮斯多遊船走一趟吧，再見！」

「船長，好，明天再見，多謝你的好意。」

水手舉手行禮，隨後，拔步便走。

夏榮也向城裡去。因為有別的事情正待着他去幹。

★

★

★

他購置打撈施利奧艦所用的機器，因着海軍司令的竭力援助，和他的不成問題的支票在，選擇和購置上都來得很順利，然而已用去八天的工夫了。

他每找得適合的機械師，或適用的東西，就不計較它的代價是怎樣。某種機器或其他用具遇到損壞時，只要修得完善而且迅速，那就無論接受什麼條件都行。他又因着希臘政府的援助，在當地的機械廠，購得五十多具大小不等的潛水塢，此外還有無數的浮橋、浮標、潛水衣、抽水機、鐵鏈等等。夏榮先生八晝夜不絕地工作着，有時只得兩個鐘頭來休息。那位法國工程師的工作也來得很忙，他叫夏榮以較常多三倍的工資從比利烏和亞丁兩埠，請來了一批工人，細心地去檢驗所有購來的機器。夏榮一心希望着這一切的機件，都得實用而致成功。

要把施利奧艦抽上水面，不消說是不容易的事，因為還沒有一個較有把握的計劃。打撈沉船的方法，是看環境而異。如果船是淺擱，還能用起重機抽上水面，起重機的設置，大抵在船塢上；要是淺擱是在內河，就放在兩岸；淺擱或是來得太深時，就要改用汽船拖出水面。

沉沒處的水是淺的，還能使潛水員到水底把沉沒的船的艙門全行關閉，然後用機器把裡面的水抽出來，再輸入空氣；這誠然是較容易的把船抽上水面。

要是船沉沒得太深，上面的方法便用不着了，因而打撈的方法也很繁複：先將潛水塢駛至船沉沒的地點，塢的下面帶着許多粗大的鐵鏈，潛水員把這些鐵鏈拉過海底，再扣在塢上，然後用機器把船裡的水抽出來，輸入空氣，再用起重機把那具拖着沉沒的船的潛水塢拉上來。沉沒的船底有時是不易找到的，牠或插入水底，或擱在巖石上，那就要把鐵鏈扣在着力的船舷上。這對於潛水員的工作是艱巨的；因為在水裡，水淺還容易幹，要是水深的话，除了活動、報訊等來得困難外，還要承受水的壓力，要找尋一處着力的船舷，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夏榮和那位法國工程師，對於潛水員的工作還有點疑慮。印榮斯多船長已找到七位潛水員，一個是希臘水兵，兩個是比利烏埠工人，一個是自己的遊船的水手，和三個法國人，當中有于維·布卑吉，這都是受海

軍司令指派的。他們雖然慣在水裡活動和工作，但看見要在五個壓力的海底工作，也搖動了他們的勇氣。法工程師和夏榮都決意把潛水衣改裝，務使能減低水的壓力，和使工作人員容易呼吸，這兩點最爲重要。通常潛水衣的構造，是一層膠，袖口有很强的伸縮力，以防水的侵入，領端有一個鋼環，環上有旋齒，連接頭部面罩，罩上有玻璃蓋着的眼孔，和一條膠製的輸氣管，此外還有幾個小孔，爲輪放潛水人呼出的碳氣；胸部有一條繩子，按着規定的記號，與水面的人通訊；肩上一塊鉛板，使潛水員容易點下降。

潛水員用的潛水衣，當未下水時，還要輸入適量的空氣，以抵禦水的壓力；要是潛水員到三十尺深的水裡工作，所受的壓力比陸上高五倍，由於潛水衣裡面有空氣，才可以減低一點。

夏榮想把潛水衣改良，改造三層膠布，裡面塗上漆，使接縫不入水，膠層的接間處，裝上彈簧。夏榮先生相信這樣可以減低水的壓力；但那位法國工程師却極力反對，他說這樣太危險，要不然，潛水衣裂縫造廠，早就採用這方法了。但夏榮堅不肯變更自己的主張，手中翻着印榮斯多遊船圖書室所藏的一本物理大全；當我得力學的一章時，便向那個法國工程師解說：膠的下面裝着彈簧，可抵受很大的壓力，而且還可避免水力的壓破。這番有書爲據的原理，使那位工程師不能不贊同過來。

經過八日的工作，已把一切預備完妥了，夏榮決定明天太陽東升的時候，便要起程赴施利奧沉沒的地點去。

夏榮因爲八天來過度工作，弄得精疲力倦，不能再繼續工作。他回到寢室裡去休息。夜半的時候，有一艘遊船向印榮斯多駛來，接着有人上船要找夏榮船長，聲明要面交一封緊急的信給他，夏榮接過信來，展開，裡面寫着：

「親愛的叔父：

我在極度痛苦當中，也用不着追索這件事的緣故了！只要如你信中所說，設法我得佐治的遺骸，我

就心滿意足了。明天我要和你一同去，要是趕得來的話。

你親愛的姪女——哈利伊·地馬利

夏榮展開了姪女的來信，馬上便去找大副。

「大副！」他說。「這裡有一張五百元的支票，你趕快買一艘船去接佐治·地馬利夫人來。費用不必計較，要緊是使她趕得上我們。要是我起程了，你可直往斯多士。也許她已經起程了。你還是在比利烏和亞丁兩埠的大酒店先給她一個音訊。我們明早十時便要起程，距現在還有五個鐘頭。」

「好，船長，我馬上照你所說的去辦。」

黎明的時分，大副從外面回來，恰遇着夏榮由寢室出來。

「大副，怎樣？」

「辦妥了。賃的船叫米利加。要是地馬利夫人一到，便可上船。」

十 空 牢

太陽東升的時候，一隊奇異的船隻向海口駛去。

時候還很早，但比利烏的碼頭，已擁滿了觀衆。他們都是來參觀這隊異樣的船隻離埠的。兩兩相連的潛水塢，分作兩排，由一艘汽船拖着；當前是印榮斯多號遊船，牠兩旁也拖着許多浮橋、浮標等。潛水塢相連得很有秩序，要不然彼此便會碰撞而致沉沒，四周的接間處，還放着許多籐筐。三艘汽船的水手，輪值工作，有些執着竿、鉤；有些持着槳、櫓；有些持着錨、繩等等，船舷還放着預備安當的舢板。

由於緩慢地前進，耗去三十六個鐘頭的工夫才抵達施利奧潛沉的地點。一路幸而都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第一步工作是探索施利奧潛艇與水面的距離，夏榮不想把黃金似的光陰白白放過，馬上用一位英國軍官所發明的測量機幹第一步工作；法國工程師對這副新式裝構的機器全不了解，夏榮要諸多設法向他詳細解釋。因這機器的結構太繁，在這裡實不容易介紹給讀者們認識。

當知道施利奧潛艇與水面的距離時，潛水員便開始他們的艱苦而又危險的工作了。雖然，他們所穿的潛水衣，是新式的，無論呼吸器，報訊繩與各種活動，要較普通的妥善得多，但他們大都不能潛到二十公尺深便要升回水面；雖則有兩個：即是希臘水手和一位英兵，會潛到三十多尺深的海底，觸到施利奧，但馬上便要發出遇險的訊號，閃電似的升上水面；只有布卑吉能在下面經過十五分鐘的工夫，使夏榮自慶着能够遇到他。設使沒有他，這次要幹的工作便得停住，而直至找到能够抵受這麼大壓力的人才行。這可難極了，因為實在不容易找到一個像他這般擅於潛水的人。

這位青年浮出水面時，耳孔和鼻孔都迸出了鮮血。

「你看！」他向夏榮好像不經意的說。「因為我許久沒有在這麼深的海底下工作過，所以有點生疏，要是有習練也不難會成功的。但只我一個人去幹也不行，還需要他們努力練習，要是有五個人論值幫助我，也許容易點得到好的結果，然而所消的時間，相信也不少呢。我在水底經過十五分鐘的探索，知道施利奧的艇頭成九十度角插入水底；海裡的泥是一種紅色的黏土，並不十分堅硬；左舷的裂口全部埋在泥裡，右邊是巖石，巖石很大，連綿也很遠，我想大概是和斯多士島相連。我看到的，就是這麼多了。」

「已經不算少了，好朋友，」阿榮感勉他說。「不必灰心，我決不會忘記你這次有價值的工作的，現在輪到我們着手工作了。」

兩艘拖着潛水鴨的汽船，駛近施利奧潛沉的地點，放下錨，碗在海面工作。船上放下起重機，把每個

注滿水的潛水塢放到預定的水面。過了三天的一個早晨，布卑吉已能在水底工作三十分鐘了，先前會潛水員施利奧而發出遇險訊號的那兩位潛水員，也能在海底工作七八分鐘了，但其餘的四位還未能參加工作。

施利奧是垂直的沉入海底，若要用鐵鏈經過施利奧是辦不來的，潛水員就把錨鉤，扣在堅固的和着力的鐵絛上。這樣施利奧便好像加了冠似的了，四周都是潛水塢。

憑着夏榮新裝的潛水衣，和各種機器的成績，到了第八天，已把第一步工作完成了。

隨後而來的工作是比較艱難一點。那就是把潛水塢裡面的水抽放出來，再輸入空氣。這工作使夏榮也有點疑慮，怕未必能够成功。這麼深的水，是不容易採用普通的方法的。夏榮和工程師，都同意改用一個投機的方法：從理論上看來，大概不致於有危險，但事實却沒有什麼把握。

當要實施這個投機的方法時，人人都帶點不安的樣子。船上沒事可辦的水手，都攀上船桅觀看，除了斬釘截鐵似的發令聲外，再聽不到別的聲息。

夏榮很焦急地握着工程師的手，兩人都露出極度不放心的神色，要是這工作不成功的話，不但抽出施利奧的奧艦的希望成了泡影，而且在海底工作着的那三個潛水員也要喪命呢。

命令發出之後，所有的工人都停了手，焦急地看着這事的結局。過了幾分鐘，還不見有什麼動靜，夏榮開始失望了。

「不要太焦急！」工程師對夏榮耳語着。

再過了幾分鐘，聽到錚錚的鐵鏈拖動聲從海裡發出來，隨着海面起了一個高而美麗的水柱，射到半空。工作已成功了。

夏榮竟忘了英國紳士應有的莊重，熱烈地擁抱那個凝視着當前的景象的法國工程師。

「這樣！」夏榮歡呼着。「雖然你們的三位船員送了命，但至少能够找回施利奧。」

這件工作幸而沒有什麼駭異的事情發生。不過，三具潛水塢因為不能抵受這麼大的壓力，竟被壓破了。還好潛水塢正多着，不致窒碍工作。當潛水塢飽滿了空氣的時候，施利奧艦已經開始移動，向海面浮升。等到距海面有二十公尺的時候，潛水員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而且以前因水深而不能工作的四位潛水員現在也可以工作了。布卑吉化了半天工夫，在水裡把自己的潛水經驗教給別的兩位潛水員。

當施利奧艦離開了海底，布卑吉環着艦舷找索了一周，然後，便搖着報訊的繩子，浮出海面。他除下面罩時，那副失常的神氣，使夏榮大大驚愕起來。

「什麼事？」他問。「是不是發現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是的，船長。我果真發現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是什麼？」夏榮先生焦急的問。

「印榮斯多號是撞壞施利奧艦的左舷，這是你也知道的罷。」

「不錯。」

「但右邊還有一個相當大的洞穴，是在第三層的甲板下面，恰好是佐治被困的艙房內。」

「約摸有多大？」

「口徑約有半公尺。」

「也許在沉沒的時候，給海裡的礁石撞壞的罷。」

「或者是。」

「你不相信我說的麼？」

「船長，你所講的我不深信，因為那個洞有固定的形狀，是丁方形，想是炸藥造成的。」

「那一定是一塊鋼板脫了下來。」

「也許是可能的……實在……」布卑吉思索着，斷斷續續地回答。「你有理，那不成問題，但是被困的人，斷不是窒息死的，一定是給衝進艙房的水溺死了。」

「呀！要是他們這樣死去，倒使我多得點安慰，你會經到裡面去看過嗎？」

「是，我會走進去，但是得不到什麼結果，因為洞口亂堆着許多東西，我一時找不出什麼來。希望明天撈出施利奧艦後，從艙門進去看個清楚。」

「真的，那就比較容易點進去，而且還能夠避免意外的危險！」

藉着潛水場的浮力，第二天，施利奧艦的桅竿、無線電臺都已伸出海面，當時艦身與海面的距離，只有一公尺；海水似乎還不肯完全把牠吐出來。夏榮打算把兩條堅固的鎖鏈連着一艘汽船，把牠拖回比利烏埠去。不過先要找我那三個屍體，究竟有沒有在艦裡。

布卑吉自告奮勇，負責這件困難的工作。因為所浸的水已屬不深，所以他便改換了普通的潛水衣，這樣可以比較容易活動點。他左手握着一管手電筒，右手拿着一把夾鉗和一枝鐵棒，便向離水面只有一公尺深的施利奧艦潛去。

艦面沒有什麼變動，水兵的吊床依舊的吊着。經過一處異常紊亂的地方，便找到第三間艙房，艙門周圍因為塗了膠，所以水不能浸進去。布卑吉用鐵棒撬艙門，門樞因受氧化，很快便被撬開了。他走進艙房，把手電筒照射了一遍，那情景教他驚嚇得發抖。

房裡的紊亂情形，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但這不像是由於艦沉時震盪所致的。洞穴附近架滿了破爛的鐵箱、木箱、木桶、廢板等等，這就是使他見而生異的緣故。洞穴較遠的地方，被毀的東西，不見得怎樣厲害

。他向四周找尋那三個在艙裡溺死的屍體，但費了許多工夫都找不着，他懷疑他們在艦沉時被傾倒的物件覆蓋了。於是把探索所得的情形報告夏榮。一點鐘後，他和兩位同伴再向離水面只有一公尺深的施利奧艦潛去。他們經過了長久的搜索，始終找不到佐治三人的屍體；料度他們不在艦裡了，但又不敢斷定這就是事實。布卑吉撥開洞穴旁的東西，查察了一番，知道這個洞是出於人工所成，因為洞穴旁邊有兩把截斷的銼子，表面已生着鏽。他拾起來，又在附近找得一個盛氣的鋼筒，得了這些東西，他馬上向印榮斯多號遊船那邊溜去。

夏榮和其他的軍官，都等得焦急了。

「怎樣？」英國人問。

「船長，要是只在施利奧艦找尋他們，相信永遠也找不到。」

「爲什麼？」

「他們早已出去了！」

「你說什麼？」

「他們從我昨日發見的那個洞出去了。」

說罷，便把截斷的銼子遞給夏榮看。

「我不相信。開鑿這樣大的洞口，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要經過長時間的工作，相信艙內的空氣不能容許他們罷！」

「這我也不明白，不過他們一定是出去了。」

當時夏榮的視線，已移到布卑吉手中的鋼筒上，鋼筒上面凸出一塊銅牌，寫着「法希製氧廠」，這幾個字，好像閃電似的透過他的悟司，於是回願站在背後的人說：

「諸位，」他說。「布卑吉說的不錯，在艦上永遠找不着我們的朋友了……只有海可以交還我們。他們得到幾筒氧氣，把生命延長了幾個鐘頭；在這幾個鐘頭內，他們斷不會讓時間白白的過去。他們是勇敢的，估料艦的沉沒不會很深，所以盡了最後的努力，與將要來臨的死亡掙扎。然而水也太深了，以致他們的英勇終歸失敗。我們的朋友的死亡是轟烈的，是合於敘律的，望天主收納他們的靈魂，就讓安全的海床作他們的墳地吧！」

夏榮這番悲痛的說話，深深的刻在聽衆的心靈上。空氣很靜寂，那情形和施利奧艦三個烈士，在被犧牲時所受的悲慘感覺同樣地肅穆，致使當日站在司令台上依依不肯離艦的參謀長，難得緊咬着自己的咀唇，鮮血溼溼地流到頰，他覺得在衆人前流淚是怪不好意思；那個青年的布卑吉不顧不切，瑩晶的淚珠，點點落在還未乾的潛水衣上。

下卷 海底城

一 暗地道

施利奧艦的艙房是悶熱的，令人恐怖的；已經過了三天了，囚禁在裡面的人感到很悵悶、惶恐。他們知道死神的降臨，已是不遠了。不過他們還不至於失望或是懊惱；反而，忍耐地、奮鬥地掙扎着。他們畢竟是軍人，生活還來得有秩序點：兩個人工作，同時第三者去休息。常餐也規定時間，他們對於飲食已煩厭得有點難下咽了，這是自然的，因為艙房的空氣不好，那就什麼都不覺得好。然而醫生對於食料的選擇和烹調，却盡力的設法改良。選擇並不難，因為各種食物以罐頭居多；在烹調方面也不成爲大問題，因為有聰明的哈哥活水手在。我是誰並不推却，他照自己認爲是擅長的烹調術去把食物炊熟，還給牠們起些漂亮的名字，像：「海底雪藏牛舌」，或稱之「潛水員自製肉脯」等等。他對佐治·地馬利說：

「艦長！要吃多些！吃不下也要吃！要不然我給醫生說也沒趣的。醫生唯一的處方，只是每日要到艦面散步三四個鐘頭罷。」

這個青年的態度是快樂的，對將來總是抱着樂觀，誠足以打動那些本來是愁疑不開的人的情感。

他們不住的埋頭於製氧的工作，方法倒不怎樣煩雜，只要把燒瓶內的氫酸鉀加熱便得了。酒精燈上的火力雖可能把氫酸鉀分解而生氧，但是它的熱度却不能達到最高點——熱度恆定不變——，幸而醫生找到一個補救的方法，用一條膠管，裝上一個鉗嘴，把輸氧噴在酒精燈的火焰上，使火力達到恆定不變的熱度；爲了

鉍是一種易熔解的金屬（熔點在 430°C ），管嘴很易被火燒熔，所以不時要換上新的管嘴。

所有鋼管吸滿了氧氣之後，便繼續製蒸溜水。他們對於衛生方面，很是注意，每天用蒸溜水洗澡，使他們的精神藉此得以振刷一點。

用鉍與稀硫酸交混製氫，這方法單簡而又在他們的環境下幹得來，故此醫生採用這方法，很容易的便製得大量的氫，收集在自製的鐵管內。

當醫生收集氫氣的時候，他的同伴也理頭幹別的工作；哈雷活照醫生所規劃的大小，把漆布剪開；因為槍房沒有剪刀，他便把佩着的那把水手刀，以鐵枝磨利牠的刃口，來代替剪刀。經過兩小時努力的工作，他造成了一個粗笨的紡車，紡出一些很粗繆的麻線；當他的手疲倦了，便用腳去代替。兩位軍官，看見他那樣認真地做着婦人的工作，竟禁不住發笑起來。

佐治·地馬利担任「出口」的工作，他接着穴邊的接縫，劃成一個丁方的穴口，每邊約有五十公分。當把穴口的邊緣以超常人的忍耐力刻至深約八公厘的時候，他便以一枝鐵去支撐那塊二·五方公尺恐怕被水力推破的鋼板。這本來已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加之工具細小，不便使用，那就更吃力，他曲着腰來幹，不消說是很容易疲倦的。還有一個煩雜的問題，就是錘子很容易鈍，要是解決不來，那就一切都無望了，這是最使三人憂慮的。後來醫生把鐵枝做成幾件鏈子，鑿子等工具來代替錘子；鑿子反而比錘子用來更爽快，哈雷活自動代長上工作，錫耳頭也來幫忙，三人合力的幹。預算的計劃快要完成了。

一天（這是遇難後的第六天），我是誰推開紡車對醫生說：

『醫生！』他說時露出愉快的樣子。『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看，漆布已剪好了，這裡還有一綑三十多公尺長的麻線；你給我別的工作吧！要是……你強我……可惜……否則，我就另找一位主人了。』

佐治也站起身來對醫生說：

「我的工作也完了，親愛的醫生！」

「好，」醫生從容地說。「至於我的工作也完了。這裡的氮氣，大約可以供給我們兩天呼吸之用，氣袋用的氮氣也製好了。剛才我翻動的是火柴，它是打開我們「出口」的唯一工具。除用針縫氣袋的工作外，一切都完成了。看，這裡有我自製的針，要是給巴黎城的女織工用，或者不會受歡迎，然而給我們用，已屬一種精美的工具了。關於我們所要用的膠液，我是誰你怎樣做？……把用不着的膠管剪碎，放在二硫化碳裡，便成一種上等的膠液了。」

「這裡有！」水手指着一堆碎物叫着。

「好！」醫生還未等水手說完，繼續說。「把膠液塗幾層在接縫的線上，待二硫化碳完全揮發後，針孔就不會透水了。不過這種氣體揮發時，氣味很不好，會使人頭暈……」

「噀！」哈哥活聳了一聳肩膀，表示無關重要似的說。「不要緊！我們的禁期已滿了！」

「慢點，我的朋友！」艦長打斷他們的議論說。「可以找着製二硫化碳的材料麼？」

「一定可以，這裡有幾罐硫酸。」

「碳呢？」

「也有，這是我預作備濾水用的：它放在一個鐵箱裡，不消幾分鐘便可以找着了。」

三人開始找那載碳的箱子，一點鐘之後，他們沒精打采地焦急起來，因為在艙房內連一個電子（electron）的碳也沒有。

「豈有此理！」哈哥活以三段論法來演繹說。「沒有碳，就沒有膠，沒有膠，就不能製氣袋……」

「够了，够了，別再說了，哈哥活！」醫生不耐煩的說。「我們不能沒有碳的。我們不能因沒有碳而弄至功敗垂成的，快些找吧！」

他們再把所有的東西翻動過，但始終沒有找着那種有價值的原料。一直抱着樂觀態度的錫耳顏醫生也不能不焦躁了，他不是失望，只是發怒，是一種剛毅的發怒，爲的是他的計劃快要完成，却被一種微小的障礙弄得完全粉碎。這正如一個海軍司令看見部下因違背命令以至敗北而發怒；一個陸軍司令，看見當發炮時，火藥濕了而發怒；一個經理，看見因爲給一個頑童送信，以至誤了大事而發怒。

「別太擔心！」艦長以一種溫和的口吻安慰他說。「別失望，你是我們勇敢和希望的對象。安靜點，或者可以找到代用品！」

「對，但是我已記不起了；即使記起了，我們也未必做得來的。」

「想想吧，親愛的，想想吧！天主不會離棄我們的。」

「現在到你鼓勵我了。對，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恐怖的，我們已有八天在海底牢裡工作了，這種工作是超出人類力量的工作。但是在把許多困難打破，快要收穫努力工作的代價時，却陷於一敗塗地，就是好漢，也不免要……」

醫生說時，退後一步，好似一隻獅子窺量牠的囚籠似的，向艙房瞥一眼。

「錫耳顏，我底朋友，你要安靜一點！」

「看開一點吧，醫生！」哈哥活插嘴說。「我們已打破一切的困難了。一定的，只有你才能救我們出這不見天日的死牢。我們不要空閒，大家要抱樂觀的態度，先把氣袋縫好再打算。這點意見，相信你們也會同意的罷！」

「可憐的朋友，你說的有理，」醫生帶點愧疚。「幹啦！我感到這回是最大的失望了！」

「除此之外，」哈哥活插嘴說。「便是你不能去療治霍亂病的一件事了！」

這句話，使醫生愁悶的臉孔，也起了一個輕微的笑渦。

整天的生活是暗淡的、寂寞的、可怖的。醫生大半天都保持着固執的緘默。三個人排坐在鐵榻上，前面是一張長檯，檯面是用幾塊長板釘成的，檯腳是一個高大的鐵桶。檯上放着他們縫製好的氣袋。他們沒有針頂，便用哈哥活腰間的皮帶做了幾只皮指套做代用品。

晚上五點鐘，醫生才停止工作。

「朋友們，請原諒我。」他說。「我已感覺極度的疲倦了，不能繼續工作了。我散一回步，或會比較好一點；我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也許是我剛才失望的緣故所做成的罷。」

「要喝一杯酒嗎？」

「不，對不起！我休息一回，便得了。」

「錫耳顏，我勸你安靜些吧，」佐治從容地說。「在安靜中才能够清楚的想出一切……我相信你總會找到補救的方法的。」

「看，我已很安靜了！」醫生悻悻然的。

佐治和若翰互相呆望了一眼，露出不安的樣子。錫耳顏往復的踱步着，不時取出衣袋的小冊子翻看；他看了又看，好像怕遺忘了什麼似的。忽然他抱着頭，隨後便倒在檯板上，使近旁的哈哥活，幾乎來不及把他扶住；艦長也上前幫助，把醫生放在他們小睡的床上。

「呀，仁慈的天主！」他們呼叫着。「仁慈的天主啊！他發生了什麼呢！？」

佐治數着錫耳顏醫生的腕脈。

「是很微弱的！」他說。「幸而還不急不慢，希望沒有什麼意外便好了！」

於是，他展開一個皮袋，取出一小瓶「醋」，蘸了一點在醫生的鼻上，又叫哈哥活把幾滴酒灌入錫耳顏的口裡；幾分鐘之後，醫生便張開眼，開口說：「呀！我該開始工作了！你們等了好久了，是嗎？啊！我感

「覺腦袋很重，而且有點痛。……」

「你要休息。」

「不，不，現在到我來……但是，」他已完全醒過來了。「我剛才不是睡，我好像一個沒有意志的女人，啊！我真傻了！」

「因為你思想過度！」

「是的……我太失望了。現在我感覺好些了，請你們給我一點冷水，蘸在太陽穴上，不久我便會好過來了。」

當哈哥活去取水時，醫生坐起來。

「這是什麼氣味？」醫生說時，嗅着四周。

「這是醋，剛才我們蘸在你的鼻孔。」

「呀！對了，對了……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他彈簧似的跳起身來，眼睛幾乎要跳出眼眶外。

「什麼，醫生？」若翰和佐治驚異的齊聲問。

「親愛的朋友，醋也可以溶膠的！」

★

★

★

三人互相緊握着手，彼此都流着喜淚。

「你們看！」佐治感動的說。「天主是不離棄依靠他的人的，親愛的朋友，這事還是待你完全復原後才工作吧！」

「快樂就是我的萬靈藥，我的孩子，我感覺很好了！」

「原諒我，醫生，」哈哥活說時，聲音帶着不安的震顫。「可是我們所有的藥並不多呢。」

「我知道，我們要感謝上主！感謝他的安排。製藥的材料這裡有的，是酒精和硫酸……好，你們去把熟石灰找出來，本來我要用的是沙——製過濾器——，因為這裡沒有，但石灰也行。現在把多量的氧輸噴在酒精燈的火焰上……啊，相信不出四十八小時，我們便可以逃出這不見天日的施利奧了。」

★

★

★

兩天來已把一切未完的工作做完了，三個英雄於是準備把槍板爆炸。

他們把槍內所有的桶、箱、板等等，好像架炮壘似的包圍着那塊將要爆炸的槍板，然後，醫生把適量的火藥放到槍板上，引出一條幾公尺長的導火線。

他們半裸着上身，穿上他們自製的氫氣圈，面部也罩上一個氧氣袋，站在離爆炸地點最遠的一角，又把障礙前進的物件搬到槍房的另一邊去，用一條堅固的繩子橫貫槍中，這是他們出槍時的扶手物。他們決定哈哥活先出，錫耳醫生隨後，佐治鑿長押尾。當一切準備妥當時，醫生便把導火線燃着。

只待一分鐘，這是何等厭煩的一分鐘喲！……

其後來了一聲爆炸的巨響，把附近的東西，都炸碎了，槍板也劇烈的震動了一下……三人被爆炸後的空氣推倒在槍板上，幸而身體還沒有受害。他們爬起身來，執着繩子，那時滿槍濃烟，雙眼什麼也不能看見。

然而水却没有湧進來。

★

★

★

「我不相信，」錫耳頭大聲叫着。「佐治·地馬利，你劃的不深，船板還沒有炸開哩！」

艦長提起那盞在爆炸時放在鐵桶後邊還沒有熄滅的弧光燈，到洞前照了照，驚訝異的高呼怪叫。

「是什麼？是什麼？」醫生問。

「並不是沒有炸開，船已經被剖開了。」

「那你看見了什麼呢？」

「我看見一個黑暗的地穴，從裡面有些風吹進來！」

二 探路

艦長的說話，是怎樣的令他的同伴驚訝，這待讀者們自己去想像吧！

他們走前兩步，跑到洞口跟前，感到代替水進來的空氣，是陰寒的，帶有一種霉味。

炸開的洞口，恰和他們所鑿的同樣是二·五方公尺。洞口上連接施利奧艦艇的是一種紅土，地洞的石是火成岩，當船板被炸開的時候，巖殼也被炸破了。

洞口上已有些水滲進來，要是艦身移動的時候，海水便要衝進地洞裡了。

這種奇事，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致使他們呆了好幾分鐘。佐治是首先發言的一個，他用手拍了拍那個靠着船板出神地觀看地洞的醫生說：

「勇敢點吧！」他說。「我們要快點決定，別荒廢光陰。我們很清楚看見施利奧的艦頭已陷在海底了。或者另一邊比這邊陷得淺些，我們再由那邊工作好嗎？」

「還幹得來麼？」錫耳顏答。「剛才爲了爆炸過劇的緣故，所有的器具都破碎了。洞口上的水越來越急了，相信幹不來的，要是幹不來，危險就大了！」

「那麼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了。鎗口爆開之後，你可感到洞裡有空氣進來麼？這正顯示洞裡有高出水面的地方！有希望脫險的路，就只有這一條；救命的方法，也只有這一個：我們試試看吧！」

「是，」醫生和水手不約而同的答。「這就是唯一的辦法。」

「要是你們准許，」水手繼續說。「我就馬上走進洞裏去看看。這是我的責任，而且我的手腳比你們靈敏些。」

「去吧，我們來幫助你！」

他們把身上所背的東西完全脫下來，結成一條約摸十二公尺長的繩子，一端縛着我是誰的胸圍，另一端由佐治和錫耳顏執着。這個英勇的法國水手，提着燈，慢慢地攀出艙房。幾秒鐘之後，他叫道：

「我已踏着實地了。」

「是什麼地方？」

「好像是地道，兩邊都是直壁。」

「有幾高？」

「大約有八公尺。前面，我看不盡。」

「有幾闊？」

「至少有兩公尺！」

「前面也很高嗎？」

「很高，不可測度！」

「你敢前進嗎？」

「可以的，不過先要把我的繩子解下才行。」

兩位長官在洞口探望着那深谷，他們對水手的命運非常掛心着。已經過了五分鐘了；他們對於一分鐘好像是一點鐘似的難過；末了，谷底有火光照出來。

「艦長。」

「什麼？」

「我已走了五十多公尺，還好像看不盡的。」

「地勢是平坦的嗎？」醫生問。

「不，漸走漸高。」

「傾斜嗎？」

「是，斜得很！」

「好。哈哥活，你在那裡等待我們罷，回來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在那邊去。地洞是斜上的，」醫生回頭向佐治說。「有空氣，必定找得出高出水面的地方。地勢向高斜上，設使海水湧進去，也不怕，我們只要攜帶最需要的東西，像：餅乾、食水、和點燈的油。……」

他們把用不着的氫氣球改作糧食袋、水袋。隨後逐一吊下谷裡給那呆立着的法國水手，醫生還帶了兩根鐵枝和一點兒火藥，要是遇到意外的障礙，它們的功用可也不少。二十分鐘之後，佐治和錫耳顏攀着繩子，已滑到哈哥活跟前。

「朋友！」艦長叫。「我們要馬上前進，因為我們還不知處身在什麼地方！但不要怕，我們現在比在施利奧艦窒息而死的處境已好得多了。」

遇難的人一同走進一個稍寒的地道，這頂是弧圓形的，兩旁是火成巖，道面堆着巖石和沙礫。他們急步靠左邊走，雖然各人都存着很大的希望，但還不敢對別人說出來。污濁的空氣，也能振起他們萎靡的精神，使他們盡情的伸張肺葉，因為它畢竟是自然的大氣呢。

他們有說不出來的愉快，這裡不像在十步大小的艙牢裡那般侷促和憂悶。」

哈哥活提着燈在前頭走，不久已上了三十公尺的斜坡了。他們在一個海底的纜輪經過了八天困苦的生活；那裡是侷促的、憂悶的，以致他們感到非常疲倦；繼續前進，自然是吃力，因此他們坐下來稍事休息。

「現在，」哈哥活轉頭問。「我們在那裡？」這個問題，恰和別個腦海底思想相同。

「照我看來，」醫生回答。「現在雖然不是討論地質學的時候，不過看到四面的輪廓那麼規直，這大概是巖漿的力量所造成吧，因為天然的火成巖洞，往往是來得較有規則，好像是由人工造成似的。這裡是一個希臘的島嶼，三千年前已不時鬧着火山爆發與及地震了……」

艦長不待醫生說完，取過哈哥活拿着的弧光燈，向四周照射，爲的想証實醫生那番假設的話。因爲醫生說過，目前不是討論地質學的時候，所以他沒有發言，休息一會見後，他們又繼續前進。

艦長彎腰在路面拾了一塊石頭，向上拋擲，當石塊觸着洞頂，再墜下來的時候，他便知路面與洞頂的距離，約有十二公尺。行了不久，他再來第二次測驗；引路的哈哥活忽然止步。

「呀！」他說。「一度門！」

「不錯。」

兩個同伴上前去看，真的，法國水手沒有看錯，果然是一度門。門闕還在，闕上的雕刻，還顯得很清楚。「醫生，」哈哥活好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叫。「你說什麼都行，但若果說這裡是一個火成巖洞，我就不相信了。」

「豈有此理，」錫耳顏不耐煩的。

「似乎，」艦長插嘴說。「我們的危險還沒有渡過呢！」

「好，」醫生下命似的。「我們進去，哈哥活，你先走吧！」

裡面是一間丁方約六公尺的房子，房子的另一邊，也有一度門，通出另一條地道。他們跨進房子行了八九步，便到了對面的門口。門外的地道不遠，是一個空場，歧路八達；其實地道昏黑，不能看得清楚，只知四面都有路可以走罷。

「我相信，」艦長說。「這裡不是一個火成巖穴，也不是一個海底洞，却是一個城。」

「不錯，我們入了一個城，」醫生說。「然而我不解，牠比水面低，却没有被水浸漬。」

「我也這樣想。」艦長說。

「連我也是這樣想！」哈哥活訝異地說。「如果你們想看個清楚，我來幫助你們，」他舉起手中的弧光燈。「看見嗎？兩邊的石柱有雕刻的痕跡嗎？」

他們走近石柱跟前。堅固的石柱本是數千年前的建築物，但却能無恙地抵禦長時間的消蝕，它的表面祇不過變成黑色，刻着的兩個石像還看得很清楚，像身是側立着，一手舉盾，另一手持着弓箭。攪形的眼睛，腰部細小，頭髮像古埃及的獅身人首的石像一樣。祇看見這幾點，便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和什麼時代的藝術品了。

「看，這是一個最可靠的證據。」錫耳顏醫生聽着建築物說。「這裡是一個埃及古城。」

「看到這些東西，」艦長答。「才知道那些頭腦簡單的鄉人底神話，不是全屬荒謬的。」

「你指的是什麼神話？」

「我所指的是愛琴海附近的神話。鄉人不是說：斯多士島是一個古蹟，當耶穌降生前幾百年，斯多士島

是埃及的屬地，島上有火山，有一次因為火山爆發，全島便陷入海裡。」

「好像百年前的星多寧（Santorin）一樣！」醫生說。

「不錯。」

「這神話倒不荒謬，因為我們所見的說不定就是斯爾打城（Syracuse）。我們還是回復先前所說的問題吧；城既然低於水面，但海水怎的不浸進來呢？這真令我百思莫解了……」

「將來或許可以找出答案，現在前進吧！前面有三條路，我們揀那一條走？」

「我是最淺見識的，」我是誰說。「但憑我的明悟來斷定，那條路向高去，就走那條。」

「你說得對。但小心，別揀着向下走的；我們還是分路去探探吧。」

「燈光怎樣？」法國水手問。

「我們可以自製，」醫生說。「棉繩長嗎？」

「不！」

「那麼，從我們的褲子上撕下兩小塊布條來代替，盛油的瓶子可以用兩塊鐵片造成。」

「不行，我們有的鐵片不夠用。」

「真討厭，因為探路就要廢那麼多時間。……」

「不必焦急！醫生！」我是誰打斷對方的話頭。「法老王早知我們會到這兒來；因為這裡是黑暗的，所以他預先給我們備下一個油燈。」

水手說時，伸手到壁上的一个瓷內，取出一盞古青銅燈，形狀像一個鴨頭。

「醫生，」他繼續說。「我們把油倒在鴨頭裡，加上自製的棉繩，便可以燃亮了。這種福氣是難得的，誰有機會可以使用三千年前的器皿呢？」

三個人各自離開這個門首。

過了二十分鐘，探中路的醫生已轉頭回來，隨後探右路的我是誰也回來。

『怎樣？』醫生問。

『我探的路是往下走的。』

『我探的也是一樣，走到一個深淺的十字路口，我便不敢冒險再走了。』

『我恰和你相反，我走到一堵倒塌了的牆下，便不能再走了。』

當他們說話時，佐治也回來了，他走的路是弧形的，走了二百公尺之後，便要踏上崎嶇的斜坡，披面雖不很斜，倒是向上走；而且他覺得那邊的空氣新鮮點，還聽見空氣流動的響聲。

不消說，我們這三個豪傑所掠的是左邊那條崎嶇的路。走路時，他們的呼吸雖然來得較急促，流着滿頭大汗，但他們的心裡，却存着很大的希望。路上他們看見一個獸身人首的石像，蹲伏路旁。牠那攪形的眼睛緊瞅着他們走過。

三 新聞一則

當施利奧打撈出水之後，夏榮知道沒法找得那三個失蹤的屍體了；便離開印榮斯多遊船，乘一艘小汽船，回到比利烏埠去。他起程之前，會把在當地進行着的事情委託他的大副代理，並且囑咐所有的英國水手，要絕對服從大副的命令。

最令他就心的是佐治夫人；至今還沒有到來，事前他怎樣熱切地爲她預備船隻，相信讀者們還沒有忘記

罷。

他早把肇禍的兇手多馬斯·丁交給英國海軍署。他是原告，又是被告的主人，對這件事有相當的責任，要是他不在場，法律就不易執行。

夏榮在未離開荒島之前，本想在該島建立一個紀念碑，以紀念三個殉難的法國人；但爲了返比利烏埠要緊，一時就幹不來。

他要急急趕回比利烏埠，有幾個重要的緣故。

他知道哈利依姪女受到這次無可比擬的打擊——變成了寡婦——以後，竟在維安納 (Yanina) 患了重病。雖然危險期已經渡過了，但是仍然使他不能放心。她在發熱的當兒，昏昏迷迷地不時叫着：「他沒有死！別人找不着他罷！我要親自去找他！」她拒絕自己的表姊服侍，總是想着到施利奧 船遇難的地點走走。

此外，有一件大事，要博物學家趕着辦的。

多馬斯·丁，由英領事暫行判定，押在比利烏 一艘英艦上待英國尼路臣 (Nelson) 主力艦到埠時再執行判決。

依據英國海軍軍法，一個艦員或船員犯法後，須捕交與當地最近的軍艦查辦，經該艦的高級軍官審查過，才按法處決。因爲在幾天之內，尼路臣 主力艦會經過比利烏埠。所以便把多馬斯·丁交給該艦的艦長審辦。尼路臣 艦比夏榮早到一天，泊埠不久，多馬斯·丁便被押到該艦，艦長認爲這件事關係到國際法律的問題，所以要從速辦理。

夏榮到埠後，馬上便到尼路臣 艦，因爲他不只是該事的証人，而且必要時，還是該事的負責者。不幸的他竟被列入被告人的席位。

這事竟轟動了全埠的人士。所有的法國人雖然知道夏榮是個嚴正的而且有義氣的英國人，但對他仍免不

了帶着仇視和忿恨；英艦當局不明這事的底細，只謂他不盡責任，有辱國體，對於別人給他的攻擊，並不作任何保護。

所以在斯多士島工作着的印榮斯多號遊船的水手，都奉令回比利烏埠，做這事的見證者。審判的工作進行得很快，當尼路臣艦到埠的第三天，希臘的亞哥亞報便登載着這段新聞：

海 上 的 罪 惡

碰沉法國施利奧艦

(本報特訊) 兩被告人昨在尼路臣主力艦上受審。尼路臣主力艦的艦長，和副艦長爲監審官，主審官是一等巡洋艦的艦長。此外還有一位推事，一位代表國家法庭的判官。

因爲審判是公開的，所以除主審及監審等官長外，還有五十多名尼路臣艦的官佐；審判席後，有英法的領事，希臘海軍上將，和幾位高級官員。

正午十二時開審，時鐘一响，艦長加祿發令提被告人上庭。

當被告人上庭時，衆人因好奇心使然，以致場內有點騷動。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紳士，穿着一件稱身的黑外衣；他向法官行了禮，隨即走向被告人的席位去。這是夏榮·若翰·湯森，是印榮斯多號遊船的業主和船長，他並沒有帶上手拷。

隨後兩個佩着鎗枝的士兵，押着第二個被告人上庭，他是多馬斯·丁，長着一撮紅鬍子，還保持從容的

態度；他過庭時也向法官行了禮，才到另一個被告的席位坐下；他後面坐着他的辯護律師。夏榮放棄一切的辯護權，獨自很嚴肅地坐着。

監審官加祿，發令開審後，叫被告人順次說出自己的姓名和職業；然後，推事宣讀狀詞。狀詞大意是控訴多馬斯·丁行兇；原告人則自認是疎忽失責。

宣讀畢，隨即審問夏榮，他的答詞悲壯而沉毅，然而他的說話是自然的，沒有半點掩飾的成份；他除了陳說事實外，不多發一言。他所以會叫多馬斯·丁操舵，因為丁是個一等的水手，曾在皇家船上當過三年二副，富有經驗。

隨後審問丁。若果我們不指謫他是爲自己洗罪，他的答詞也算得單簡而嚴謹；他說不明白船長的命令，以致誤事。他的辯護律師，明知是難于替他作辯的，然而還極力代他設法。

所有在場的証人的口供，與丁的答詞有百倍底差別。

照他的技能看來，他是一個富有經驗的操舵者，他會遇過幾次危險，但總能小心應付，渡過難關；因此他常常在辦事上固執已見，表示聰明。

再後是印榮斯多號的水手順次上庭陳述，他們說丁在比利烏埠會與施利奧一個經員發生爭執；他立誓「要向法國人復仇」。所有按手在聖經上發誓的見証者，都顯出難受的樣子，因為他們指証的罪人是自己的夥伴。有幾位竟向他求恕說：

「丁，原諒我！原諒我剛才所說的話……但那是真確的，我的責任要我直說出來。」

丁只向他們聳了聳肩膀說：

「你們說什麼都行，但我半點也不明白；我真的是誤會，他叫我向左邊駛，而我聽到的是却向右邊。」再後是代表國家法庭的判官發言，謂這案的負責人，一個是主動，一個的被動；但被動者早懷惡意，所

以他的罪罰是大大一點，而且他的行爲有辱國體，當然要按國家法律去治罪。多馬斯·丁要受死刑。至於印榮斯多號的船長的罪罰，是要相稱於多馬斯·丁的死刑，和國家的法律。

夏榮先生安靜地聽着判官的判詞。當獲得許可發言的時候，他爲自己辯護的語聲，雖然帶些顫抖，但是清楚而有理；他不服判官說的他這是這案的主動者。最後向主審的官長說：

「各位先生，你們是軍人！你們都是正義的軍人。」

夏榮先生的說話，打動了全場的人。

多馬斯·丁的辯護律師，確是難以執辯，畢竟他在法律上還找着一點空隙，去替被告辯護。他說：「多馬斯·丁只是誤會船長的指揮，絕非抱惡意去碰沉那施利奧艦，更不相信爲了與一個法國人爭執，而幹出這種不合人道的事件。他多次受着法國人的侮辱，不敢說他是完全沒有過失，但那不過是出於一時的憤怒罷了。所以希望國家的法律給丁通融一點，不要打斷一個三十多年爲國家效力的生命。」

主判者經過商議後，由監審官加祿宣讀兩個被告人的判決：夏榮·若翰·湯森無罪，多馬斯·丁絞死！那個水手聽到自己的死刑判決，只聳了聳肩膀，轉頭對身旁的衛兵說：

「好！我們去吧！」

★

★

★

多馬斯·丁在尼路臣主力艦上受絞刑；他最後的說話，仍是咒罵法國人！

四 一間埃及金飾店

佐治三人揀那條路走，是錯誤的。他們經過獸身人首的石像之後，便踏入一條狹窄的小路；這路本來頗闊大，却因兩旁的屋宇多已倒塌，幾乎把路堵塞了。我們這三位豪傑，所見餘存的屋宇，大都破裂了，半塌圮了，有些簡直不可稱為屋宇，祇是斷壁殘垣罷；有些互相傾倚，做成了洞，他們經過時，禁不住渾身發抖。前進了整個鐘頭，才走過一條三十公尺的彎曲小道；路是向上走的，不過他們始終找不到脫身的頭緒。

醫生時刻顧慮着同伴們的精神，他想進了餐才繼續前行。他們向一間寬敞的屋子走去，洞開着的門，還沒有破廢；祇要一瞥眼，便會猜出牠是一間金飾店；他們所坐的廳，從前是金匠的工作室。

這裡無須把店裡的陳設逐一寫出來；總而言之，牠是一間堂皇的店肆，從廳中的桌椅和桌上凌亂地放着什物，便可以看到店裡的人是在歡宴當中遭難逃走的，傾覆在地的什物，統是金做的錢幣，手釧、約指、頸串、衣扣、杯爵……件件都顯出技巧的精細。因為災禍來得猝然，使主人一時不能完全地把所有的金飾搬走，撒落在四周的還有很多。

黃金對於人是有一種巨大的吸力，這幾個智勇超卓的人，在和死神掙扎着時，從沒有一個貪婪的念頭，可是在金子跟前，便像被喚起了饑渴的慾望，禁不住起了要成爲這些財寶的主人的企圖了。雖然危險還沒有渡過，他們仍好整以暇的拾起地面的金飾，互相傳看。三千年後的參觀者，實在不能不贊嘆古代的人類，以單簡的工具，竟能造出這樣精美的裝飾品！

「牠可以增加我國博物院的材料呢，」醫生說。「要是我們能够回到人類的社會，牠的價值真不少！」

「不錯。」佐治答。「手釧、約指這種細小的東西，我們可以攜帶，因為這是輕而易藏，不阻礙我們的動作；其餘都不該貪取。」

「真可惜，我們竟要忍心丟棄這麼有價值的東西！」我是誰說時，便聽佐治的話，去揀取較爲輕便的。

「要是我們可以找着出路，也可以轉回來再取。」

「這些東西，親愛的朋友，」醫生說。「還是不要貪多吧。真奇怪，三十世紀埋在水底的城，還不會被水浸進來……但相信海水不久便要浸進來了！恐怕我們會受害呢，我們還是趕快吃點東西，繼續前進吧！」

這一個簡單的常餐，祇消去十分鐘工夫，他們又開始前進了，路是高斜的，景象也變換了，左邊是一列筆直的岩壁，右邊是一個綿長的圍牆，牆上沒有窗戶。三個水手前進了不久，空氣漸來漸炎熱，汗也不絕地從體內滲出來，他們感覺像被困在火爐裡的難受。醫生接手在岩壁上，發電也似的，使他不能把手停放在壁上一秒鐘，隨後又嗅到一種濃厚的硫磺氣味。

「看，我們還會遇着另一種危險呢！」醫生說時，強自保持着原有的鎮靜。

「是什麼？」

「不特有水的危險，而且還有火的危險。」

「有火？」

「是。鑿長，你看見斯多士島上的火山沒有？它還噴着像旗幟般的火煙呢！」

「好像是！」

「不祇是好像，是真實的，我們已經入了一個火山的洞穴裡。」

「你找着了什麼？」

「沒有。不過嗅到這種氣味，我知道這個火山，必定和這個死城有關連；大概有螺旋形的路可以通出地面，因此把火岩的熱氣吹進來。」

「好，極好，」哈哥活快活的說。「這解釋我覺得很快慰，但怎樣才可以找到這條螺旋形的道路呢！」

「別多說，應該快些前進。」

路的景狀，真是咫尺不同的。左邊的岩壁由灰色而漸變為烏黑色，烏得亮光光，他們的燈光射照着，便

反映出一塊地像鬼怪似的鏡子。

「看。」醫生呼叫着。「這是煤罷！」

「什麼？在火山裡也有煤麼？這就不大對了。」

「也許這裡在太古時代是一個湖，曾把植物淹沒了，經過許久年代而成爲煤；其餘都用不着執拗了。」

佐治趨前幾步，舉起手中的油燈；燈上的火燄忽然變了藍色，顫動起來。

「熄燈！熄燈！」醫生叫着，隨即把自己的油燈弄熄了，並且迅速地伏在地面。

佐治和若翰不假思索，也同樣跟着做。突然轟的一聲，地洞震動起來了，洞頂的岩石，也一塊塊地倒下，四周交閃着銀亮的火光；空氣來得更酷熱了，使他們幾乎窒息。

幸而地洞有路通出地面，裡面的空氣還好，當轟的一聲响過後，各處小道的空氣都被吸取過來，使他們的呼吸漸得回復原狀。他們起身之後，感覺有點暈眩，便分喝一點醫生帶在身上的酒，隨後又摸索着前進。他們走了不遠，待空氣平靜後，才把手中的油燈再行燃亮。

他們繼續的走，便見到前面有一個花崗岩的石像，石像左邊，有一條小路，同一間古殿的牆壁平行着。這路是傾斜的。

他們經過短時間的商議，便決定了探路的步驟；這路行走倒方便，兩旁的岩壁看來很堅固，先前的地震還沒有把牠震塌。他們靜默地前進，哈哥活先行，鑑長和醫生在後緩緩的跟着。哈哥活忽然停了步，探望一番，便轉跑回來。

「再前進是白費工夫的。」他說。

「爲什麼？」

「前面有泥土堵塞住。」

「真苦了！」醫生煩悶地說。

「這次！」佐治歎氣說。「總而言之，我們走錯路了。」

錫耳顏不出聲。

哈哥活揮嘴說：「我想還有一點希望。」

「什麼希望呢？既然前進和後退都不能，除非把牆壁開一個洞……」

「呀！」醫生說。「我明白了，哈哥活想來一個爆炸罷！」

「不，」他說。「爆炸？我們一定免不了要死！」

「真的，那又怎辦？」

「我們可以從牆腳進去。」

佐治和錫耳顏互相瞥了一眼，像懷疑哈哥活瘋癲了似的。

「我並不是瘋，」水手說。「以前我會經對你們說過，我在童年時，一位同鄉的船長，曾教給我古代的歷史，和埃及的建築法。我還沒有忘記，我可以對你們說，這些牆垣，雖是巍峨雄偉，但沒有堅固的地基，當時的泥水匠，祇把幾塊大石放在平坦的地面，便算是牆垣的地基了。要是牆垣有三四尺濶，我們可以在地下同樣地鑿一個洞，這並不是難事。」

「哈哥活說的有理，」艦長嘉讚的說。「如果我們因此而得救，真要感謝你！」

「這是大家努力的結果！」哈哥活答。

當地震時，佐治和醫生所佩的時計都被震壞了，幸而我是誰那個古式的，機件比較好點，沒有受到影響；它已指着（上午）一點鐘了。

他們經過一刻鐘休息之後，便開始工作了。費了二十分鐘工夫，才把鐵棧穿入牆腳下的泥土裡。哈哥活

沒有說錯，牆垣的地基確不是陷入土裡，不過土質的堅實，却超出他們的意料，過了一天工夫，只鑿得一個一公尺口徑，八十公分深的洞，如果把這洞鑿到四公尺深，便得多費四天功夫。

他們把糧食和水統計過，知道按每人每日所需的最低限度，還可以支持八天。他們不住地工作，被埋在地洞裡的不幸人們，是不知日夜的，如果沒有時計的話，他們早就不知時刻了。他們已有十日不見天日了；一天的過去，對於他們好像一個月似的長，每天所有的遭遇，他們覺得像夢幻一般。

過了五天，已把這洞鑿到四公尺深了，但是敲打洞的頂端時，還是牆的基石。第六天的工作，把洞再鑿深一公尺，但還未得穿過這牆壁；哈哥活發怒了，把手中的鐵枝奮力撞在洞頂那不可盡的基石上。這一下，竟被他撞了一塊基石下來；基石上，是一塊石片。法國水手使勁用肩膀推牠，結果把石片推倒，而完成了那個洞穴。他像麋鹿般一躍而上，同伴們也緊隨着他。那裡是一間古廟，當中有一個紅色的花崗石石像。它是一位神的象徽，雙手接伏在膝上，顯出很泰然的樣子，他們並沒有留心細看，却注意像後那一度門。三個健員神速地踏進去，只見前面。是一條傾斜的小路。

醫生先行。他們背着一切的用具，和還可以支持兩天的糧食。醫生忽然給隆起的地面擽了一下，手上的燈也拋到地面去。當他俯腰去拾燈時，却發見一個奇異的現象，使他禁不住驚叫一聲。原來在黑暗中，距離他們二十步遠近，有一度開啓了的門，門上映着一片光亮。

五 朝 拜 教 堂

夏榮先生被判無罪的事，衆人都極表同情，在先對他仇視的法國人，也變了原有的主意。他雖是一個不

幸的人（因他屬下的罪咎所牽連），畢竟他的人格是使人敬佩的。當晚在希臘比利烏僑居的法國人，遣代表對夏榮先生致謝，同時籌款建立施利奧經三個失蹤艦員的紀念碑。

法人的代表到了夏榮的府邸。他們的言語很謙恭，使夏榮聽來，感到是自己在難受與苦痛中的無上安慰，他於是也誠摯的感謝他們。

「關於紀念碑的問題，」他說。「我早就打算由自己建立了的，相信你們不致于會反對我罷！因為我有建立他們的紀念碑的必要，一者我是禍難的根源（雖然不是出于我的本意），相信各位也會明白的；二者佐治與我有戚屬的關係。至於紀念碑的形式，要着重肅穆莊嚴。一般公教海員殉職的紀念碑大抵是：一根雲石方的柱，頂端裝一個十字形的銅碑。……我還懇請列位先生，竭力的幫忙我。」

「夏榮先生，」代表團的領袖說。「我們十分贊同你的美意，要是你有所差使的話，我們是十分願意効勞的。」

法籍的代表告辭以後，還有許多人想來慰問夏榮，但因他工作繁忙，自己不能繼續一一接待，所以委託別人代他接見那些絡繹而來的賓客，和在報章上登了一段啓事，向當地各界人士致謝。

回到比利烏埠的第二天，他會與當地的政府酌商關於施利奧艦在比利烏修理的問題。

越日 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他吃了早餐之後，接到姪女地馬利在等候他和邀他同往斯多士島去的消息。這個不幸的少婦，早就想到斯多士島（她丈夫遇難的地方）。他們叔姪的相會，是熱烈的，而又是悲痛的；總而言之，這個英籍人當時像是踏上最痛苦的階段。他與地馬利夫人開談第一句話後，便知她懷疑着丈夫還沒有死。他雖把災難的實情去勸解她，但這顆勸告的種子，祇像落在硬石塊上罷了。她雖然沒有可靠的證據，但她却有一種從自然而來的奧妙思想，使她總不肯相信這突然發生的禍難是一件事實。叔父給她勸解時，她的說話雖是溫和的，却表示執意不肯改變自己的成見。

「親愛的叔父！你要我幹什麼？信德用不着頭腦的。」

不久之前，這個少婦臥在病榻上，曾給天主許願，當未去斯多士島前，到一間最近的教堂，行一次跪足的朝拜禮作她信仰和希望的証據。

比利烏埠沒有一間公教的教堂，祇有A先生別墅的私人祈禱室……A先生是法籍的工程師，他在希臘比利烏船廠服務，每月有一筆巨大的薪俸；他在比利烏埠三十里外的海灘近旁，建了一所華麗的別墅。夏榮遣人向這所別墅的主人商借他的祈禱室，讓自己姪女行跪足朝拜禮。別墅的主人很客氣，立即答允來人的請求。下午三點鐘，地馬利夫人離開他寄居的酒店，穿上一件樸素的黑長衣（不是喪服，因為她還沒有相信丈夫的死），雖然她是一個婀娜的女子，不慣跪足走路，然而却不肯去扶靠夏榮伸給她的手。許多路人都止步看這個少婦；她的眼睛顯得很虔誠，溫和的面孔顯得很安靜，他們很明瞭她的抱負。她蹣跚地走着，不時露出光着的腳，使旁人不勝訝異。

這個固執的少婦，好像瘋了似的，不時問三個失蹤艦員回來了沒有，使夏榮先生很驚愕很難過，而對她的奧妙思想和過分刻苦，發生一點疑慮。太陽在高空上像烈火般照下來，她沒有戴上帽子，一逕的沿着海灘走；眼前臥着蔚藍的海水，她並沒有想到那是自己丈夫的墳墓。

★

★

★

當晚，他們已離了比利烏埠，直至越日太陽東升的時候，便抵斯多士島了，奉命在印榮斯多遊船工作的人，真出乎夏榮的意料之外，已很努力的把施利奧抽出水面，艦舷的破口已被鋼板封補了，不過還要由幾個潛水塢牽着。

夏榮很滿意，他慷慨地酬謝所有的工人，尤其是那位法國的工程師。他決定明天用兩艘汽船把施利奧艦拖回比利烏埠的船塢去修理。

兩艘汽船中有一艘要去比利烏埠，載運建築紀念碑的工人和材料到斯多士島。當這船回來的時候，他們已擇得建立紀念碑的位置了。夏榮認爲這事先要徵求自己的姪女的意見；但他恐怕地馬利夫人幻想自己的丈夫還沒有死，不會同意建立一個紀念碑做墳墓。怎知夏榮和她酌量時，她却沒有半點兒的執拗，很樂意地接受叔父的提議，使夏榮不能不驚奇起來。「多謝你，」她說。「明天我們一齊去斯多士島啦，相信一定可以找得一個適當的位置的！」

六 一片灰藍色的天

那光，就是他們驚喜的緣引，那意外發現的光，使他們懷疑是自己的錯覺。他們馬上熄滅了所有的燈火，爲的容易點臆解當前的現象。他們互相推論着：「既然廟內有光，外邊當然有光源，不然……」後來他們再點上火，帶着猛跳得幾乎爆裂的心，向着發光的那邊走去。

走到門首，看見一間空大的房子，這房子是沒有窗洞可讓陽光射進來的。他們仔細查看了一番：左邊堆滿柴薪，右邊有許多木箱、大木匣，才知道這是一間三千年前的「長生店」。房內的空氣顯得淒涼憂鬱，使他們感覺陰氣凜然，不願再在那裡逗留。他們在離開長生店之前，很想找到這個在一分鐘前使他們驚喜的現象的解答。於是再熄滅了燈火，回到發見光亮的門角那面去；原來所見的，是從一堆廢樟木發出來的銀亮般的燐光。當他們再次點上火時，燐光又隱隱的看不見了。這時候，他們才喪氣地走出了那間靜悄悄的黑房。他們繼續前行，那裡的路並不很傾斜，所以不大感到吃力，不過路面滿鋪着岩石塊，却仍是相當的難行，而且糧食不足，使他們感到極度的疲勞。

晚上九點鐘，他們的去路又被岩石阻塞了；這三個遠離人類社會的遇難者，絕望地蹲伏一旁，等待那不

可逃脫的死亡來臨。他們默然躺臥着，不敢說什麼，恐怕會撩起同伴的苦痛。過了這一會，佐治爬起身來。

「你們休息一會兒吧，可憐的朋友們，」他對自己的同伴說。「我再來試一試，如果再沒有效，我們就靜待上主的安排！先盡人事，後聽天命，即使要死，也不足惜。」

他用一根鐵枝，猛力擊撞帶有裂痕的牆壁，不久，牆上打開一個小洞；他看見放在地面的油燈的火舌，發生一陣輕微的跳動。

佐治走近洞口，他覺得洞外吹進來的空氣，帶着海的氣味；清爽，不同洞裡的那般混濁。他大聲叫道：「空氣！我的朋友呀，是海的空氣！」

他們走近洞口，擴張自己的肺，盡量的吸着。他們覺得這空氣委實從海上來的，一時感到有無限的希望，大家心裡暗暗地感謝上主！

他們穿過這洞，再經過一度門，門前是一個大窟洞，在約摸十五公尺高的壁頂中央，有一個窗孔，這裡可以看見窗孔外的灰暗色的天空，與那隨風飄過的浮雲。他們靜靜的仰望着，當那銀河似的氣氛飄過之後，又現出一片灰黯色的天幕，夾着幾點閃爍的光。

「天呀！星呀！」他們齊叫着。

「醫生你看，」佐治繼續說。「哈哥活你看，你們認識星象麼？那顆最光最大的，它在大犬星座內，叫做天狼星。」

三個艦員依依不捨地看着那偶然發現的太空。他們互相握着手，在心裡發出一種無可言喻的「謝辭」！「看，這是我們的故鄉呀！」哈哥活喜不自勝的說。「是我們渴望再見的故鄉呀！」

「是的，朋友，」佐治帶點驚恐說。「恐怕這就是我們的刑地！希望我們比梅瑟先知有福，可以繼續前進，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還須經過很大的困難哩，怎樣攀上這窗孔，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過退一

步來說，我們已度過比這更大更困難的事了！對麼？」

「對，我們還是早點找個辦法。」

他們打算築一座塔形的樓臺，爬過窗孔，這一來，便想到利用在神殿後面的木箱和大木匠了。

當下，他們立即回到那間長生店去。

七 可怕的旋渦

他們對於這座樓臺的建築感到一種不能克服的困難：就是缺乏工具。幸而足智多謀的水手，終於找得別的方法來補救。

當我是誰的時鏢報告是上午五點鐘的時候，他們已把所有的木箱、木匠、搬到洞裡了。三個人已有八天不停地工作，加之空氣不好，食量不足，早就感到極度的疲倦了；是夜的工作，就是體強氣足的人去幹，也免不了困憊；但他們一點也不想休息。他們凝視着黑夜的天空，靜待着夜的演變。天上黃金色的星宿，漸漸的變成青白了，他們的心裡便有點兒像原祖亞當初見黑夜時那樣的畏怯，懺着自己不能再見日光。

星宿變了青白色之後，灰暗的天空也漸漸變成銀白色，再而演變爲紫紅色、橙紅色、而爲一片蔚藍，光，偉大神聖的光，已射進黑暗的洞窟裡了，生在黑暗的壁面上的聲音，墮下的羊齒樹，鳳尾草也得因此而顯出生氣蓬勃，好像慶賀他們已渡過海底和地洞的危難，找着生命了。他們雖是脫離了文化的社會，但憑着自

○ 舊約記述，梅瑟先知因抱怨天主，被罰只能看見加納濟福地，却不能踏進那裡去。

己的智力，努力與死神掙扎。

陽光好像箭般的射進洞裡來，光線上，有許多原子似的塵埃顫動着。這三個遇難者已不能再抵受那種由自然而來的過度疲倦了。於是蹲坐在陽光照射着的青苔地上憩息。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看見一個新奇的景象：蔚藍的天空，已被烏雲遮蓋了，雨點猛然的降下來，由洞頂的窗孔灑在岩石上的水，像小溪般的匯下來，這於他們好像獲得甘露似的。因他們的水袋裡，祇存有三公升水罷了，而且已經腐臭了。他們割開一個水袋，分執着水袋四周的邊緣去盛水，二十分鐘後，已收集得多量清水了。他們用水洗過澡，覺得精神暢快一點；吃過常餐，又開始建築那座救生臺。

經過一夜的工作，救生臺已築到八公尺高了。他們看見地窟安穩，用不着輪值來看守，所以同睡了四個鐘頭。第一個醒來的人是哈哥活，他立即叫醒艦長。

「艦長，請原諒我，」他說。「我喚醒你未免太唐突，然而這是爲了趕着工作的緣故。」

他們繼續努力築臺，愈築得高，工作便愈困難，因爲要把箱匣搬到那麼高是一件頗吃力的事。忽然我是誰從生長店那邊跑來，樣子顯得很驚惶。

「發生了什麼？」艦長問，他已猜着有新的危難襲來了，所以由臺頂上爬下來。

「有……有水……水漲了，它追着我，快來了。……呀！這邊……你們看！」

不錯，隨着哈哥活走來的水，快要衝進洞裡了。水觸到攔阻着它流動的岩石，便濺起了銀白色的水花，一分鐘後，它已浸過三個遇難者的脚踝了。

「好！」艦長泰然的說，「水是海，海也是水，我們已看慣了，當心的還是我們鎮靜地去應付它。我們馬上把一切的用具和餘下的糧食放到一隻較爲堅固的棺材裡面吧！水高時漲，我們可以坐上去當艇用。其餘的木板、木箱、木桶用不着掛心，牠一定會和水一同升上來，如果需用時，找牠並不難。水漲不獨不會挫折

我們的工作，反之，還會幫助我們早點成功！我們還是加緊工作，不是眼巴巴的讓一分鐘空過去。」

他們分工合作，已把一切物件放到一隻較為堅固的棺材裡了。

佐治的鎮靜，使驚惶的哈哥活也振起了精神去工作。

像泉湧般衝來的水，雖則來勢不急，但漲得很快。水手坐着的艇——棺材——的四周，浮滿木板、木桶、木箱等物件。救生臺的臺基，他們預算要堅固才行，因為要築得那麼高，臺基入地足有一公尺深；水雖然漲得快，但來勢並不急，所以臺身還沒有受搖動。

「看，我們要作什麼？」佐治說。「我們不知湧上來的水會有多高，所以我們要從三種環境着想。第一，如果水漲到窗孔那麼高，這是最好的，我們可以直攀出這地窟，祇要我們能到外面去，還怕什麼呢。第二，假使水漲僅及未完成的臺頂，我們可以繼續把這臺完成。第三，要是水漲到窗孔下三四公尺便停止，我們便把木艇駛到窗孔下，用兩根鐵枝，交紮成十字形，中央縛着一條繩子，把鐵架擲出窗外；鐵架擱在窗孔上時，我們可用繩子攀上去；我並不是說一擲便可以成功，但多來幾次，相信也不難成功的。」

「真妙，」哈哥活大聲叫道。「這個問題原來是這麼單簡，倒賴你想了出來。要是讓我去想，可不能這麼容易想到。」

「佐治，你說得很對，」錫耳顏說，「不過照我看來，你祇想到一方面罷。雖然你的提議好像數學那麼真確，但你却忘記一件事：如果有意外的危險發生，又怎辦？」

「不怕，」艦長說。「如果有意外的話，可以隨機應付。現在就按我們所知的去幹吧。」

幾分鐘之後，哈哥活已把鐵枝和一條一公尺長的繩子紮成一個十字架形，又把幾塊長木板放在艇上，預備做槳櫓之用。一切準備停當，便靜待水的暴漲。

水還欠一公尺便到未完成的臺頂上了。當水再高漲些的時候，他們看見岩壁上有一個大洞，這使他們非

常着急，但大家都默不作聲。我是誰坐在那隻所謂木艇的艇頭，用手緊攀着木臺邊緣的木板；醫生拿着木板，沿着木臺划着；佐治拿着鐵架，必要時便把它擲出窗外。這時除了一隻兀立在窗孔下的赤楊枝頭的小鳥的叫聲外，一切都是靜寂的。

水不住地漲，不久已浸過未完成的臺頂了。水勢仍舊很安靜。……

忽然水流起了一個劇烈的旋渦，木艇立時順着旋渦轉得很快，旋渦的力量把哈哥活執着木板的手掙脫了，他想第二次去拿住它時，却被木板上的鐵釘刺傷了手。

「看，艦長，」醫生用手指着岩壁上的洞黑說。「你看那邊真是一個不堪設想的危難。」

佐治看見水向着岩壁的黑洞流去，鬧出鏗鏘的瀑布似的聲響，委實令人恐怖。但他仍能鎮靜地，馬上把手中的鐵架擲出窗外；十字形的鐵枝，橫攔在窗孔上！佐治牢執着吊在十字架下的繩子，艇身便穩定了一點

「勇敢呀！朋友。」艦長說。「我們上去吧！不要怕！哈哥活，你先上。」

「你要聽命！」

哈哥活攀上繩子時，艇又急轉了；他還沒有攀到窗口，繩却斷了。艇好像毫無攔阻的樹枝似的，隨着水流向深黑的洞裡衝去；洞口很低，當艇衝進去時，他們趕着俯下頭，要不然就要被岩石碰破腦袋了。

他們噴流而下，不知經過了多少路，消去了多少時間；懷着快要脫離一切困難的希望的人們，受到這一下如電閃似的意外打擊，可把一切的希望都投到九霄雲外，使他們絕望得像瘋癲了。如果他們擁有待水退後而從新計劃脫險的希望，相信也不至於這樣灰心罷。然而他們入了深黑的山洞裡面，耳鼓只有討厭的水响，又不知洞裡的形勢怎樣；這使他們委實不能不灰心喪志，沒有勇氣再去考慮、觀察、細聽身外的一切，找自救的方法。三個勇敢的，有超卓智慧的好漢，差不多二十日之久，與死亡掙扎着，並沒有敢北過；但在遭意

外的挫折下，他們失望地不想再掙扎了。他們好像給死神擄去了，大家不發一句安慰的或是鼓勵的說話，也不發出一句臨終時的祈禱聲，祇是互相緊握着手，好像把各人自有的苦衷、熱情，完全委託自己的雙手去告訴同難的朋友知道。他們好像嘗味着古羅馬的一個劍客：曾戰勝了十二次而終於在戰場上受傷而死底安慰！

三個好漢的毅力，好像給死亡的黑幕蓋罩着，閃在眼前的死亡的影子，使他們除了縈念着快要和那遙遠的親屬朋友永別之外，和一點兒望着造物主的仁慈的心火外，再不想到什麼了。……忽然，轟的一聲，整個深黑的山洞也震撼起來。隨着當前的岩石一塊一塊的倒在水裡。其後，便看見岩壁開了一條很大的裂縫，閃光從縫裡射進來。水流得很急，裂縫處的水聲更是震耳欲聾，他們的木艇隨着急流橫衝到裂縫那邊去。因為裂縫的口沒有木艇那麼大，所以艇不能衝過去。當他們看見這種異象之後，大家都本能的一齊跳進水裡去。

八 復 活

相信讀者還沒有忘記夏榮訝異姪女的靈感，以為自己的丈夫還沒有死的幻想罷。她自願與叔父一齊到斯多士島上，擇一處建築殉難紀念碑的地方。夏榮希望這個幻想若狂的婦人，不久之後會醒悟過來，不致陷于瘋癲。

但是天亮起來的時候，她一點兒也沒有變更過原定的主意。她催促叔父去斯多士島。夏榮則謂要待施利奧繼回比利烏埠之後才起程。

夏榮本想叫布卑吉和法國的潛水員同施利奧繼一齊回比利烏埠的；但這個哈哥活的朋友，代表各同伴向夏榮先生請求，想在斯多士島幫忙建築三位烈士的紀念碑，為得對他們作最後的一次獻禮；此外拿利羅烈司令指定法國潛水員回去的限期，還有好幾天；夏榮接納了他們的請求。

打撈施利奧艦的工作已經完了，兩艘拖船也準備好了，祇要命令一發，馬上便可啓行。夏榮在未啓行前，特意到施利奧艦上巡察一番；艦面倒還好，但裡面的一切却很糟亂。他在艦長室裡，拾得幾件東西：兩張照片，兩把指揮刀，一個時計，和兩張小刀；他把這些東西統交給自己的姪女保存。

巡察完了，他命兩個船員看守艦上的保險庫，非在法領事前不能開啓；又把一面法國旗交由一位法國水手手上施利奧的旗杆上；當升旗的時候，兩艘汽船的船員，人人都肅立致敬。隨後他下了汽船，一聲令下，那艘曾在海底安睡過的施利奧艦，便由兩艘拖船拉着緩緩前進。

夏榮和法國工程師搥別，便上了印榮斯多號遊船。一點鐘後，地馬利太太和她的叔父已抵斯多士島了。相信世界上再沒有比斯多士島更荒涼的地方罷，周圍的海岸祇有兩公里長，沿岸都像直壁似的高聳水面。他們找了很久，才找得一個小灣，把小艇停泊在那裡。全島被火煙罩着，島上的岩石，被幾公寸厚的灰沙蓋着；因風、雨、太陽剝蝕的緣故，造成很多裂坑。全島除了赤楊、野草、和像無花果的植物外，再看不見別的生物。

夏榮本想把紀念碑築在火山的中央，因為那裏有一幅很平坦的土地，而且在那裡築成的碑，在很遠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見。但地馬利太太却反對。

「設使我的丈夫和兩位艦員真的死了，」她說。「這紀念碑便該築在與他們的殉難地點最近地方，所以我想盡可能地在近海岸處建立，使別的水手經過斯多士島時，很容易便看見它，一面可以喚起他們代誌，一面使他們認識這島的名字……」

夏榮全接納她的意見，立即揀了離海岸五十公尺遠，一幅較平坦的地做建碑的地點。地馬利太太很滿意，因為那裡很容易看到海面，離海岸又適中，要是有巨風浪，紀念碑也不會受到摧殘。夏榮規畫了紀念碑的基形，布卑吉畫完一個大聖號，便和他的同伴開始掘紀念碑的地基。

他們很快便感到困難了，幾公寸的灰沙之下是火山的岩石，很難開掘。

「船長！」布卑吉說，「我們這些工具是幹不來的，需要炸藥才行。」

「朋友，你說的對，」夏榮答。「我馬上派人取來。」

隨後向他的姪女說：

「親愛的姪女，我們沒有什麼事可辦了，一切都如妳所想的，現在我可以和妳回去了。」

少婦挽着叔父的手，向海灘走去；下艇時，她顯出很悲傷的神色，依依不捨的注視那個未完成的墳墓。炸藥已放入岩石裡，在燃着導火線之前，各人跑到距離一百公尺遠的地方閃避，印榮斯多遊船的一副把導火線燃着了，隨即跑到癡神等着爆炸的人群那邊去。過了一分鐘，便見滿天沙石，隨後聽見一下震耳的爆炸聲；安放炸藥的地方，已爆開一條很大的裂縫，從縫裡像箭一樣噴出一條銀白色的水花。

所有的人都趕着走近去看這種奇異的景象，走不上一半路，大家都本能地止了步，像受了嚇似的全身發抖；那個苦悶的婦人竟昏倒在地上了。

三個衣服襤褸的大漢，頭髮像被火燒焦了，全身濕淋淋的，從裂縫裡慢慢地爬上來；他們非常之詫異，並不敢立即相信自己已脫離了危難……自己已經復活了。

這就是我們的海底三傑。

當時他們彼此所表出的快活的情感，確不是筆墨可能言喻的。

倒好他們素來是能够壓抑自己的情感的人，對這次無上快意的遭遇，並不會使自己變成瘋狂。一點鐘之後，他們已上了印榮斯多號遊船。地馬利太太坐在丈夫的身旁，聽他講述這次冒險的經過。英國的水手們，平素對長上是頗嚴謹的，但這一次却禁不住有點失常了，他們雖然不懂得法語，但却與神一致去靜聽那敘述者所說的一切。

▲完▼

第十三種
鬼窟殲魔記

本書是一個來自北非撒哈拉沙漠的冒險故事。該地有名為「死神之宮」，其間荒涼恐怖的景象，真是聞所未聞，令人不寒而慄。全篇固多緊張驚險的場面，却也不乏詼諧輕鬆的插曲。

第十四種
王道與霸道

自從哥倫布遠渡重洋發現美洲後，歐洲不少冒險人物到海外尋新陸地。他們中有許多野心勃勃的投機家，唯一的慾望是掠殖民地而攫取貨財，但也有慈心濟世的教士，他們遠離家鄉，深入荒蠻之區，只為宣揚基督教化，普救群靈。這兩種人物在文化落後的社會中，就是兩種極端不同的寫照。

第十五種
富貴煙雲

「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這在今日保存着封建思想的社会裡，差不多仍是男女婚媾的先決條件；許多有情人就爲了這種障礙而難成眷屬；許多伉儷雖然衝破了這種障礙，仍不免發生家庭的慘變。本書紀述一個窮水手的女兒，由於美貌賢淑，吸引了一個少年公爵的愛心，不嫌蓬門，把她舉拔爲公爵夫人；但公爵的兩個弟弟，却因妬成仇。結果，使這個爲大眾所敬重的好女子，在叔叔的陰謀下，受盡折磨而死。故事曲折，哀感動人。

第十七種
黑手黨

本書敘述一個富有的老伯爵，某天夜裡給人謀殺了；他的財產在生時秘密收藏了，沒人知道在哪裡，所以兇手在兇後仍要頗費工夫去探尋寶藏的所在，同時偵探們也在神秘的氛圍中跟他們逞奇鬥智。全書佈局曲折，緊湊動人。

第十八種
如此社會

本書收集了十多個短篇，題材取之社會各層，寫來頗不單調；讀了以後，使人像嘗過多樣辛辣的味道。

蘇冠明主編
 新青年小說叢書
 第二輯 第二種

海 底 三 傑

I TRE SCOMPARI DEL "SIRIO"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每册實價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原著者 G. Prince

譯者 伍梓鋒

發行者 慈幼印書館

印刷者 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所 慈幼印書館

上海·杭州路七四零號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一七九號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再版

